

可敬的克莱登

巴雷著



可敬的克萊登

譯序

巴雷詹姆斯馬太勳爵 (Sir James Matthew Barrie) 是英國現代文學界四巨擘 (威爾士 (H. G. Wells) 巴雷 (J. M. Barrie) 蕭伯納 (B. Shaw) 吉卜林 (R. Kipling)) 中的一個。他在一八六〇年五月九日，誕生於蘇格蘭 (Scotland) 阜法郡 (Forfarshire) 的啓里繆耳 (Kirriemuir)。初在當非利斯學院 (Dunfries Academy) 裏面受業，後入蘇格蘭首都的愛丁堡大學 (Edinburgh University) 得了文學碩士

的學位。一八八五年，他到倫敦來，擔任新聞事業。在開始的一二年中間，雖受了小小的挫折，但到了一八八七年，他所著的毋寧死 (Better Dead) 一書出了世，他的名字便漸漸的露了頭角。剛好經過了一年的時候，他著的舊曲集 (Auld Licht Idylls) 愛丁堡球隊 (Edinburgh Eleven) 未娶時 (When A Man's Single) 先後出版，更受社會上的歡迎。可敬的克萊登 (The Admirable Crichton) 一劇，是一九〇三年的作品。他生平著作，不下數十種。小牧師 (The Little Minister) 潘彼得 (Peter Pan) 及本劇，是他作品裏面最佳的。洪深君所改譯的第二夢，原名曰親愛的波魯特斯 (Dear Brutus) 思想也很新穎。前兩種有小說和劇本的分別，後二種都是純粹的戲劇。有些人說十九世紀的巴蕾是小說家，二十世紀的巴蕾是戲劇家，不過他真正的專業 (True Metier) 還是戲劇。他的文風 (Barriensm) 獨成一格，如一善能够把幾種絕然不相同的思想，連在一處，出人意料之外。二，每逢談諧的地方，總埋伏了深刻的用意。三，對於人情世故，常常把極幼稚的人生問題插進去。四，就是極平淡的詞句，裏面都藏着絕妙的好文章。這幾個優點，

無論在他那本書裏面，都可以看出來的。他因為以文著名於世，愛丁堡大學便授以博士學位。一九一三年，英皇佐治第五，又封他做從男爵（Baronet）。一九二三年，更賜他一塊勳章（Order of Merit）。

巴雷很富於民權思想，他的根本觀念，頗似出於盧梭（Rousseau）的天賦民權說。當這個君權沒落的時候，他生長在貴族階級統治的英國，自然是不滿意於牠——貴族階級——用封建的權威，支配一切。但是處在專制淫威之下，沒有自由發表意見的可能，所以他的思想，他理想中的社會，只有體現於戲劇中。

本劇的用意，在宣傳民權革命，即鼓吹被壓迫的平民階級，向壓迫階級的貴族進攻。故在一二兩幕裏面，若莊若諧的，描寫羅安謨伯爵的昏庸，厄涅斯特大人的浪漫，和小姐公子們的驕奢怠玩。這是對於貴族階級給予充分攻擊的表徵。更在第三幕裏面，盡量的暴露羅安謨伯爵昏聩蠢笨，而聰明有爲的克萊登大爺，則極受揄揚贊美？尤其是關於最重大的統治問題，已一返於所高標的「自然」——天賦民權——凡平庸不過的貴族，

都自然而然的受精明幹練的烏長克萊登的指揮，馬利小姐卽下嫁於克萊登大爺；同時厄涅斯特大人降格向竈下婢半調兒求愛；階級的界限，也於此廢除了。像這樣貴族階級的坍台，平民階級的克萊登掌握一島的政權，這就是民主勢力和封建勢力鬥爭最後的勝利。換一句話說，就是民權革命的成功。本劇的用意在這個地方。本劇的作者所要發表和體現的，也在這個地方。最後的一幕——第四幕——把剛纔理想中的社會，如幻境一般的化去了。自克萊登以下，通說回到英國倫敦。貴族與平民，和從前一樣的劃分爲兩個壁壘。聰明有爲的克萊登，還是羅安謨伯爵邸中一個供人使喚的大爺，他的政權歸還了貴族階級；而玲瓏可愛的馬利，也不由主的履行往日訂下的婚約，追隨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去了。像這樣以復古的抬頭——由民權回到君權——作結，當然可使讀者增高熱烈的革命情緒，很英勇的站在民主主義的立場上，不斷的向封建勢力犧牲奮鬥。這是作者用意最深的地方。

本劇自始至終，所敘述的事實，雖屬平凡，而寫法卻非常的深刻。他寫貴族的庸懦，能

使人狂笑，他寫貴族的專擅，能使人痛恨，他寫貴族的投降「自然」，能使人滿心愜意；他寫貴族的恢復主權，能使人悲憤填膺。他對於貴族的頹廢，平民的活躍，和兩階級間的生活情況，尤其是深入顯出的描寫如畫。我恨我這一枝禿筆，不能把作品中的優點，充分表現出來。我對於作者只有自慚，而對於讀者，卻要道歉。

劇中人

羅安謨伯爵拉森比亨利 (Lord Loam, Henry Lasenby) 英國貴族。

武爾來厄涅斯特大人 (Hon. Ernest Woolley) 伯爵的外甥。

特勒赫約翰先生 (John Treherne) 青年牧師。

布洛克爾赫斯特佐治勳爵 (Lord George Brocklehurst) 有錢的青年貴族。

克萊登威廉 (William Crichton) 伯爵邸中的大爺。

男僕若干人。海軍軍官一人。

布洛克爾赫斯特厄蜜力伯爵夫人。(Lady Emily Brocklehurst) 佐治的母親。

拉森比阿加塔小姐。(Agatha Lasenby) 伯爵的第三個女兒。

拉森比喀德鄰小姐。(Catherine Lasenby) 伯爵的第二個女兒。

拉森比馬利小姐。(Mary Lasenby) 伯爵的大女兒。

半調兒。(Tweedy) 伯爵邸中的女僕。

女僕若干人。

第一幕

英國倫敦城美非耳的羅安謨爵邸

在開幕之前，武爾來·厄涅斯特大人，乘着車子到美非耳的羅安謨爵邸門口。他平凡的臉上，現着快樂的笑容，這便是他在想他自己的表徵。這位優哉遊哉的時髦少爺，終日的想着他自己，真是所謂無事忙，但是我們反過來講，他生平並不會想

着過世界上還有別的人，當到厄涅斯特在大夢初醒的清早，仔細一想，他自己正是厄涅斯特，不是別人，大概這要算是他生平最得意的時候；因為我們大家認為最愜意的不過是從心所欲，若能從心所欲，還有什麼不得意呢？我們可以揣摩得到：他由睡榻中很高興的跳了起來，等他的僕人去替他收拾一切便是了。他的衣飾，整潔異常，對於微末之處，尤為關心，這就足以表示他並不是一個疏懶的人。我們不妨說：純袴子弟，衣冠楚楚，望之令人開心。厄涅斯特從前是由劍橋大學裏出來的，他是阿忒泥安文學院的學生，（你若弄錯了，以為他是倫敦阿忒泥安俱樂部的會員，他一定不高興的。）他是一位求美人的吉士，却不是美學士，並且是一位非凡的說俏皮的警句的人（以後你可以看得出來。）夫人小姐們沒有一個不喜歡他的。他又是一位飯店裏著名的主顧，常常在飯店裏宴會，宴後再回家去吃點夜飯果腹；就去年一年說，他所給於替他接帽子的小賬，和一個工人一年的房租，相差不太遠。他很漂亮的抱怨着說，他現在很感困難，倘若政府當局或者別個有權的人，再不留點心。

那就要使小人得志，國家都要鬧得一塌糊塗了。他並不是一個傻子，他很有隨波逐流的精神，因為隨波逐流實在是省却麻煩的事。萬一要奮鬥，他可也有奮鬥的勇氣。（奮鬥也不費事的，鬪不過就算了。）他素性極麻糊，所以能够隨便的跟着新環境浮沈俯仰之後，依然故我又回到舊環境裏面去。他只有己，不知有人；這件事要算是他最可敬的個性了。假使他所想的事都可以做到，他便要和小貓一般的，專門在舒服服的地方，過他愜意的生活，像這樣的一直過活到老，倒很足以使他愉快的。

他把他的帽子交給這一個門役，又把他的手杖交給那一個門役，他並不要人引導，也不要人扶持，一逕走上大台塔去。因為他是外甥少爺，所以用不着台塔上守門的克萊登和他通報。

倘若要我們來描寫克萊登，未免太不雅了，因為他不過是一個奴僕而已。但是談起來他在本劇中也是一個人物，所以只好讓他自己去表現他自己罷。大家之中，對於下人，都是如此的，我們不必去替他費力。我們自從在劇名上看見了他的名字，

心中就莫明其妙，能够把他壓下去，我們總是把他壓下去的好。就算我們略微抬舉他一點罷，卻他仍然不能以僕役的地位而爲本劇的主人翁，而且他是一個安居僕役地位的人，怎樣纔能够使他不做僕役呢？恐怕要等來一個大洪水，另外開闢過一個天地。在克萊登心目中，能够做一個出入上房的聽差，是一件極榮幸的事；現在三十歲的時候，居然做了一個大爺，總算是從心所欲足以驕人了。他對於主人很忠誠而且很關切的；不過在他的眼光中看起來，他的主人有一件很不對的事，就是對於下人太不擺架子了。這位英國貴族馭下太寬的毛病，我們馬上就可以看得出來的。於是這個十足的大爺打開一道門，侍候厄涅斯特進一間房子裏去。同時本劇便由這間房子內開幕。

這是羅安謨爵邸中的一間客廳，這間並不是最大的客廳，但要算是最精緻而很安逸的；我們在這種暖和的下午，所喜歡的當然是一間最精緻而很安逸的房子。比這間更大的房子，雖是雄壯些，但是陳設簡單，下無地氈，所以我們把腳放在地上，

到也很不容易；有的時候，人家辦什麼善舉，才會借此地一用。每逢設大宴的晚上，也有用牠的時候，你若轉錯了一個灣，便不知不覺的走進了這樣一間人跡不至的客廳了；就是不算人跡不至的話，也要你高聲疾呼纔有兩個人聽見罷。現在這一間房子，是比較小一點，但是却很精緻安適。裏邊的軟墊極多，倘若你是一個外行，你不知道一具美麗的頭顱，起碼要有六具軟墊墊上，纔能安逸的過日子的話，你一定要說這裏的軟墊太多了。這裏的椅墊，也通通是和牀一般大的軟墊做成的，隨意一坐，便不自持的墜下去了，然後再等別人扶持起來，這確是一種很不容易學會的藝術。牆上掛了不少的名畫，你們看畫的人僅可說「這些畫真好」，不必太無聊賴的仔細去端詳。萬一你要盤根問蒂，他們也有小的縮圖，但是這裏幾位小姐們都不清楚誰是誰；他們就會說「我們有一本詳細的目錄，一時記不得放在那裏。」還有許多盆中養了成千朵的玫瑰花，架上陳了幾本精裝的小說，又有一排圖書週刊，一本疊一本的排得很整齊。倘若有人拿動了其中一本，克萊登老遠就可看得出來，他馬上就

會靜靜寂寂的走過去，把那本拿動了的放還原位，像這種的房子裏面，居然擺了許多吃茶的東西，真是一件出人意表的事。厄涅斯特隨便的望了一眼，立刻便想到了他的俏皮語，不過要等一等纔好把這種殺手鐮拿出來。

厄涅斯特 克萊登，我看見這些茶盃子，就知道舉行大典禮，要在這裏舉行呵。

克萊登（很恭敬的嘆了一口氣。）是，大人。

厄涅斯特（毫無心肝的向他微笑。）所有的僕役都請到這客廳裏來用茶。（竭力的譏笑他。）無怪你滿面高興的樣子呵，克萊登。

克萊登（砧上肉，任他宰割。）不敢，大人。

厄涅斯特 克萊登，你知道麼？我想再加點功夫，你還要比現在高興一點。（克萊登苦笑。）

爵爺強迫他的僕役和他平等，——一個月不過這一次，你還不以為然嗎？

克萊登 大人，爵爺這種急進的見解，小的怎麼配得上敢說不以為然呢？

厄涅斯特 那倒當然。不過歸根說起來，他對於你們這種慇懃勁兒，一個月當中只不過這一次。

克萊登 大人，爵爺對於小的們，一個月當中，天天都是一樣的好。

厄涅斯特（這句話就是俏皮話。）茶盃子呵！克萊登，我們的生命和一盃茶是一樣的，用得越快，完得越快。

克萊登（很卑恭的樣子。）是的，大人。

厄涅斯特（很親近的神氣，我們若要別人幫助總是這種神氣。）克萊登，我怕爵爺要我講幾句話，所以就略為預備了一段短短的演說（把手向袋中掏。）我想我站在什麼地方好？

（他試了好幾個地位和姿式，後來伏在一把很高的椅子背上，於是就扮演對衆演說的樣子。克萊登好心好意給他一個小凳子墊腳，厄涅斯特氣得把牠踢到老遠去了，幸而克萊登回身走了，不曉得大人動了氣。）

厄涅斯特（向着虛無飄渺的聽衆演說，想要使他們立刻驚動起來。）現在假定諸位都是海底下的小魚兒——

（他覺所得站的地位很不滿意，當然是因爲椅子太高的毛病，決不是因爲他自己太矮了的緣故。克萊登的法子到底不壞，所以他又把那個小凳子拾起來，但是趕緊又把牠藏在身後，因爲來了兩位小姐，一位是喀德隣，芳年二十歲，一位是阿加塔，比姐姐少兩歲，他們二位都是十分時髦的小姑娘，晚上若要去跳舞，他們纔願起牀來，但是兩人都很懶，尤其喀德隣比阿加塔還多懶了兩年。）

厄涅斯特（因爲他藏着小凳子，所以很不自然的作談諧口吻。）我的小朋友們今天可好麼？

阿加塔（勉強走到一把長睡椅邊坐下。）厄涅斯特，不要發傻，你要問我們好不好，我們簡直和死了一樣，你瞧，只要我們用心去想款待僕役們的事，就要把我們累死。

喀德隣（坐在近門一點的椅子上。）這還不够，還有我們這次船上穿什麼外衣，也要

我們決定，你瞧，這是多麼費腦筋的事。

厄涅斯特 可憐用功過度的小寶寶。（看起來阿加塔一定是他的意中人，因他只把她的足扶到睡椅上去，而喀德隣却要自己去放自己的脚。）把你們累壞了的脚休息一下罷。

喀德隣（或者是報他不扶脚的仇。）你怎麼拿一個凳子在手？

阿加塔 是呀？

厄涅斯特 怎麼啦？（很精神的樣子；但是我們要知道，他已經有很充足的時間預備好了。）你瞧，既然當差的都要做客，那我就得做當差的。我正在實地練習呢。瞧着吧，這就是一個托盤。

（他把小凳子當托盤拿着，很像一個有經驗的聽差似的，裝模作樣的走過那邊去，真是巧得很，適逢其會馬利小姐走了進來，他便把這個小凳子向着她。）
小姐，請用茶。

（馬利小姐是一位二十二歲的天仙化人，天生有一種驕傲得旁若無人的神氣，使她兩位妹妹見了，又恨她，又妬她，又羨慕她。她要是高興的話，她可以使你自慚形穢，不值一顧，簡直無面目以見人。但是要她高興，很要費她許多振作的精神，所以她也絕少高興的時候，平常她總是表示你的面目可憎，她的眼睛看得太厭倦了。在說一句話的時候，她常常裝作要睡的樣子；於是過了很久使得旁人很發急，然後她再繼續着說下去，好像一口打打歇歇的鐘似的，打了一半又停住了。）

馬利小姐（繃着眉頭）厄涅斯特，原來不過是你呵！我當着這裏有一個什麼人呢。（他也靠着幾個軟墊睡下了。）

厄涅斯特（有一點嘔氣，把凳子拋下）馬利，你也累了整的一天嗎？

馬利小姐（伸着懶腰）累得要命。今天試一早晨的訂婚戒指。

厄涅斯特（他好像一個最老的俱樂部的會員，非常喜歡談人家的閒事）這是怎麼

一回事（問阿加塔）是不是定了布洛克爾赫斯特？

(有精神的阿加塔點一點頭。)

你居然把你青春熱烘烘的心給老布兒去了嗎？

(馬利小姐對於他的談話不理，但是他仍鼓着勇氣往下說。)

馬利，我不敢勞你的神，要你回答我一句很長的話，你可否不費勁的說一聲「是的」或者「不是的」，難道這一點神都不肯費嗎？(她隨便的把關係重要的手指上一個戒指閃一閃，她就做戲一般的往後退。)

戒指兒都帶上了！那我就沒有希望了，太晚了！(好像審案的律師一樣，用眼睛釘住馬利小姐。)
馬利，請你不要見怪，這件事到底老布兒知道不知道呢？當然這都是他那個夜叉婆母親一手包辦的，老布兒的事情，通通都是他母親包辦的，不過照法律上看起來，你是兒子的媳婦，不是母親的媳婦，所以我敢說，這件事情應該告訴老布兒纔對。再說——

(他看見他們幾個人疲倦的眼睛都閉上了。)

倘使你們小姐們故意裝睡覺，要想我很客氣的把你們叫醒的話，趕早別存這種心思。

（喀德隣和阿加塔抬起頭來，沒有說話。）

馬利（說着話，卻沒有抬起頭來。）你真是一個胡鬧的小孩子。

厄涅斯特（卽景生情，又想到了一句俏皮話。）

我雖然不懂得多少事，這句話我知道是不错的。阿加塔，我的年紀不太輕，所以不大懂人情世故。

（他心中滿懷着希望，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但是他們雖拼命的想，終因他的言詞太流利了，越想越糊塗。）

阿加塔（私心中極崇拜他。）年紀太輕？

厄涅斯特（竭力鼓勵。）你這個都不明白嗎？我的年紀不太輕，所以不大懂人情世故。

阿加塔 我準知道這句話真有意思，但是太不容易明白了。

（正在這個時候，克萊登招待一個身體強健，相貌和悅的青年牧師，特勒赫先生進來，

他和大家招呼一下子。

喀德隣 厄涅斯特，請你把這句話講給特勒赫先生聽。

厄涅斯特 喂，特勒赫，我的年紀不太輕，所以不大懂人情世故。

特勒赫 你是什麼意思，厄涅斯特？

厄涅斯特（略微有點不高興。） 我講什麼，就是什麼意思。

馬利小姐 再講一遍，慢慢的講。

厄涅斯特 我的——年——紀——不——太——輕——，所以——不——大——懂——人——情——世——故。

特勒赫 哦，我明白了，哥兒，你的意思是說：你的年紀不太大，所以不大懂人情世故。

厄涅斯特 不對，不對，我不是那個意思。

特勒赫 我敢說就是那個意思。

馬利小姐 當然是的。

喀德隣 是的，厄涅斯特，就是那個意思。

（厄涅斯特無法可想，向着克萊登請命。）

厄涅斯特

克萊登，我的年紀不太輕，所以不大懂人情世故。

（這種時候真令人發急，但是結果克萊登臉上居然現了笑容，這點笑容，好像是用螺絲刀子勾引他表現出來的。）

克萊登 是的，大人（說完就走了）。

厄涅斯特（如釋重負） 呀，特勒赫，倘若你有那個人一樣的頭腦，你就不致於只會打球，也好做點別的事情，我聽說你打球的時候，你的頭腦只有當着棍子打球的一種功用呵。

特勒赫（很謙恭的樣子） 厄涅斯特，我怕我沒有別的用處，只好去打打球。

喀德鄰（她覺得他鼻準豐隆，一定很有出息） 不對，不對，勒特赫先生，你將來一定很有作爲的。

特勒赫 謝謝你，喀德鄰小姐。

喀德鄰 不過這句話是主教告訴我的，他說一個不拘拘於小節的牧師，在英國這種地方，一定是很有作爲的。

特勒赫 這真叫我聽了高興。

（本邸的主人與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一同走進來。這位羅安謨伯爵是一個鰥夫，一個慈善家，一個思想進步的貴族，因為他是一個鰥夫，所以他無拘無束，至少也可處理他自己的家務，——就是翻翻抽屜，也不致受人干涉，不過他一生無大過，這件事未免要算是一件小小的毛病。他有慈善家的資格，所以有許多別人的抽屜，也可以讓他去翻翻；而且他那進步的思想，使得遠近都聞他的大名了。他喜歡看這一類最有價值的評論月報，尤其是喜歡這些沒有裁開的，因為他不一定仔細去看，只要一邊裁一邊望望就算了。假如是不裁的話，望望封面也是一樣的，他並不見得真去看。他常常寫幾封信到報館裏去，報上用些與他品級和身體相稱的大號字登出來，倘若有別人的信，也用這一樣的大號字登了，他見了一定是頂發恨而且生妬的。他以為法律、文章、美術，

商業一起都可以不要，不過大號字總要留到給有學問的貴人用。他可以算得是將來改良了的貴族院裏的中堅人物。

年青的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卻算了什麼東西，不過虛有這個勳爵頭銜嚇人罷了。隨便那天，你只要到匹卡狄力或者和本兩處鬧市裏面，就可以看出許許多多買襪子，或者賣襪子的人，勳爵就是這一流的人物。

羅安謨伯爵（感情很流露的樣子）厄涅斯特，你來了呀！特勒赫，浮海的興致不壞吧？特勒赫 這次我倒抱了很大的慾望。

羅安謨伯爵 對了，（他把三個女兒當小雞一樣的趕起來。）來吧，馬利，起來做事，起來做事，已經到了我們請僕役進來的時候了，他們對於這件事多麼樂意呵！

馬利小姐 他們真不樂意呢！

羅安謨伯爵 馬利，做你的事吧。（他很嚴厲的把手指着放茶具的桌子。）

厄涅斯特（眨眨眼睛）老布兒，恭喜恭喜。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他滿不懂談諧。） 謝謝。

厄涅斯特 媽媽很樂意嗎？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很莊重的。） 媽媽樂意得很。

厄涅斯特 那就好了。這次坐船頑頑，你和我們一同去嗎？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對不住，不能奉陪。喂厄涅斯特，我同你講，請你不要再叫我做老

布兒。

厄涅斯特 媽媽不喜歡這個名字嗎？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她老人家不喜歡。（他離開厄涅斯特，厄涅斯特也不怪他，自己

一心去想他的演說詞，克萊登走進來。）

羅安謨伯爵（一點架子都沒有，很表示平等的樣子說。） 克萊登，我們都預備好了。（克

萊登很難過的神氣。）

馬利小姐（譏諷着說。） 你瞧，克萊登對於這件事多高興呵！

羅安謨伯爵（縲着眉）可憐的東西，我看就只有他一個人不樂意呵。

克萊登（看見他的主人不高興，很害怕的樣子）大人，我這種守舊的人，真是無法可

想。

羅安謨伯爵 克萊登，你的四肢五官不是和我一樣的嗎？你得做一個人啦。

克萊登（難過）哦！大人。

羅安謨伯爵（厲害的樣子）把他們領進來；再說，上一次他們個個都到齊了嗎？

克萊登 大人，都到齊了。雖是有幾個沒到的，那卻算不了什麼東西。

羅安謨伯爵 那都得到齊纔行。（漸漸和緩一點）克萊登，記住罷，暫時你和我是不等

的。燥起來。我馬上就試給你瞧瞧，你和我到底平等不平等。照着我說的做罷。

（克萊登遵命而去，現在伯爵簡直和一位大將軍一樣。他對於他的女兒們一點情也

不講，厲害的威嚇她們。）

孩子們，記着罷，不准瞧人家不起。誰要是先瞧人家不起的，我就罰誰先背書。（這樣一

說，幾位小姐馬上做她們的事去了。再說這個，布洛克爾赫斯特，你也會做點什麼東西麼？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你是怎麼講？

羅安謨伯爵 你能做點什麼比方說，拿一塊手絹和一個銅子兒，變點戲法，把他變跑了去，行不行？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天啦！不行，不行！

羅安謨伯爵 這真是沒有法子，像我們這種人，無論是誰，都得要能做點兒什麼纔好。厄涅斯特，也許我要找你說幾句話，說點漂亮而且有味兒的。

厄涅斯特 舅舅，我沒有預備呀。

羅安謨伯爵 臨時想點什麼說說就行了。

厄涅斯特 呵——好罷——到那個時候看看臨時撞到了一點什麼再說。

（他暗暗的把那個小凳子，在椅子背後放好了。克萊登重新出來，通報客人，第一個客

人就是管家婆。

克萊登（勉強的神氣）拍琴茲太太來了。

羅安謨伯爵（和拍琴茲太太握手）好得很，拍琴茲太太，馬利，我們的朋友拍琴茲太太來了。

馬利小姐 拍琴茲太太，你好？你請坐嗎？

羅安謨伯爵（威嚇着）阿加塔！

阿加塔（趕快的）你好？你請坐嗎？

羅安謨伯爵 介紹。這是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這位是我們的好朋友拍琴茲太太。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鞠躬，回身就逃走，他碰着厄涅斯特。）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修修好罷，厄涅斯特，一刻也不要離開我；這種事情和我的主張一點也不對的。

厄涅斯特（神氣極了。）老布兒，跟着我罷，有我在這兒，你總可以過得去。

克萊登 夫勒里先生來了。

厄涅斯特 掌廚的大司務。

羅安謨伯爵（和大司務握手。）夫勒里先生，你來了，好極了，好極了。

（夫勒里向阿加塔鞠躬，她不理他。）

羅安謨伯爵（提出警告。）阿加塔——背書！

（她把頭抬得高高的表示不滿，但是仍然立刻請夫勒里坐了喝茶。特勒赫和厄涅斯特兩人左右週旋，做出靄然可親的樣子。馬利小姐坐在茶具旁邊。）

克萊登 洛勒斯登先生來了。

羅安謨伯爵（和自己的聽差握手。）你好，洛勒斯登？

（喀德鄰照料了洛勒斯登一切的需要。）

克萊登 湯普塞特先生來了。

（車夫湯普塞特也受了上賓的款待，但是他自己很不安。）

克萊登 斐雪女士來了。

（這一位特別的東西非同小可，正是馬利小姐的侍女，所以羅安謨伯爵也有點倉皇失措。）

羅安謨伯爵 斐雪女士，你來了，真是好得很。

厄涅斯特（不因羞怯而失措。） 請你不要怪我冒昧，斐雪女士（他自己居然和她談上了。）

克萊登 辛夢斯女士來了。

羅安謨伯爵（對着喀德鄰的侍女。） 辛夢斯女士，你來了總沒有不歡迎的。

厄涅斯特（也許他想使得斐雪女士生妬心。） 到底我們也見面了，你請坐嗎？

克萊登 冉女士來了。

羅安謨伯爵 冉女士，你來了真好。

(他們也找了一個位子給阿加塔的侍女坐了，全場和靄異常，賓主盡歡；但是我們的
主人仍然以爲他的女孩子不太和氣，她對着馬利小姐使眼色。)

馬利 (吃一驚) 特勒赫先生，我跟你介紹，這個就是斐雪，她是我的侍女。

羅安謨伯爵 (厲害) 馬利，你說她是你的什麼？

馬利小姐 我的朋友。

克萊登 托馬斯來了。

羅安謨伯爵 托馬斯，你好？

(這一個門役勉強伸出一隻手給他握。)

克萊登 約翰來了。

羅安謨伯爵 約翰，你好？

(厄涅斯特向着布洛克爾赫斯特勸爵招手，他趕緊跑過來。)

厄涅斯特 (介紹) 布洛克爾赫斯特，這位就是約翰，我想你在門口台塔上已經見過

他罷。

克萊登 真姑娘來了。

(她很難看的用圍裙擦着手，走了進來。)

羅安謨伯爵(固執的) 真姑娘，我們握握手。

克萊登 格拉達斯姑娘來了。

厄涅斯特 格拉達斯姑娘，你好？你認識我舅舅？

羅安謨伯爵 格拉達斯姑娘，握握手。

(他把她交給阿加塔照料。)

克萊登 半調兒來了。

(她是一個很可憐很膽小的竈下婢，以後關於她的事還多着呢。)

羅安謨伯爵 你來得真好。

斐雪 約翰，剛纔我看見你和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談話；請你和我介紹介紹。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同時對着厄涅斯特說）那真是一個少有的漂亮女孩子；要
是我也得招待他們一個的話，厄涅斯特，我就招呼那個吧。

（但是當到他正要和斐雪握手的時候，厄涅斯特設法把他們分開來。）

厄涅斯特 老布兒，你不要這樣吧，這樣是要不得的。（對着斐雪女士。）我的好朋友，你
長得太漂亮了，他的媽不喜歡這種事的。（看見了半調兒。）這個頑意兒妄當一點。老
布兒，這個女孩子真漂亮，她想死了要和你見面；讓我來介紹，半調兒，這是布洛克爾赫
斯特勳爵——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這是半調兒。

（布洛克爾赫斯特只得聽天由命；但是對於斐雪仍然很注意，將來也許就由這點事
發生什麼問題出來呢。）

羅安謨伯爵（嚴厲的神氣）克萊登，他們都到齊了麼？

克萊登（嘆了一口氣）破銅爛鐵也來了。（引了一個小馬夫，一個小廝兒進來，好一
會兒，幾位小姐都沒有迎接他們。）

羅安謨伯爵（一個一個的望着他的女兒）你們誰要背書？

（現在可以說是每個客人都受了歡迎罷。）

羅安謨伯爵（對着湯普塞特說，他們正在一塊用茶。）家裏的都好嗎？

湯普塞特 很好，大人，你問的是馬嗎？

羅安謨伯爵 不對，不對，我是問你府上那一個小寶寶好嗎？

湯普塞特 好極了，大人。

羅安謨伯爵 一個好孩子，我記得我上次看見他是這樣講的好孩子。

湯普塞特（不曉得還是馬馬虎虎的好。）大人，請你不要見怪，是一個小姑娘。

羅安謨伯爵 是一個小姑娘嗎？哈哈！哈哈！對了，我本來就是這樣講的，我清清楚楚記得

說，天可憐見，是一個姑娘也罷。

（現在克萊登自己走下來。）

羅安謨伯爵 克萊登，你來了，好得很。

（克萊登也得要握手）

馬利，你認識克萊登先生嗎？

（他走開去找別的倒霉的人去了。）

馬利小姐 克萊登，要牛奶和白糖麼？

克萊登 小姐，我同你講話，要是讓人家看，我真沒有臉呵！

馬利小姐 像你這種好僕役，一定覺得這些事情無聊極了。（克萊登恭敬得很，不敢答話。）哦，請你說話，要不然，我就得背書啦。你總不願意罰我背書罷？是不是？

克萊登 小姐，那真叫我難受呵。我們僕役間的禮節，也讓這種會鬧壞了。自從上個月開了這種茶會之後，那個小廝兒，也要和我講平等，居然叫起我做克萊登來了。後來把他開消了。

馬利小姐 我真不明白——我實在不明白——你怎麼和我們在一塊兒過得來呢？

克萊登 小姐，要不是主人在上議院裏有差事的話，我早就要告退了。我不走就是爲得

這個呵。

馬利小姐 再往下講話罷。你告訴我，厄涅斯特先生說他年紀不太輕，所以不大懂人情世故，他那是什麼意思呢？

克萊登 小姐我不知道。

馬利小姐 但是你笑了呢。

克萊登 小姐，他是一位貴族的第二個兒子。

馬利小姐 想得真不錯。克萊登，你的心眼真靈呵。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拼命的對着半調兒講） 那末，請你告訴我，你到過戲場裏麼？

你在廚房裏的天氣怎麼樣。（半調兒期艾，說不出話來。）你這個堂客，修修好罷，說話放清楚一點罷。

克萊登（仍然在和馬利小姐談話。） 不是的，小姐，大人雖然在樓上強迫着我們平等，但是回頭在僕役間，是永遠不能平等的。

羅安謨伯爵（聽見了這句話）講什麼？不能平等嗎？克萊登，你難道不曉得社會上所有的階級，都是人工勉強造成的嗎？我生平就想回到「自然」去，要是我們回到「自然」去，一切都要平等的，這都不明白嗎？

克萊登 大人要是不怪我插嘴的話——

羅安謨伯爵（很使勁的）往下說。

克萊登 大人，社會上所分的階級，並不是人工勉強造成的，實在是文明社會裏邊自然的現象。（對着馬利小姐）小姐，在所有的文明團體裏邊，總要有一個主人同到一些僕人，因為這是自然的現象，凡是出乎自然的，總是沒有錯的。

羅安謨伯爵（退着）我站在身邊聽你說這種荒唐話，真是太合乎自然了。

克萊登（誠心的）是的，大人，一點也不錯，這一點正是我想指給大人看的。

阿加塔（對着喀德鄰）斐雪幹什麼？她兩眼發直，要殺人的樣子。

喀德鄰 這個討厭的東西，我想一定是講什麼禮節問題。

(她款步走到斐雪身邊來)

斐雪，你怎麼啦？

斐雪 (她把頭一抬，表示很不滿意。) 小姐，我不算東西了，我簡直算不了什麼東西。

阿加塔 噯，誰這麼說哩？

斐雪 (受了侮辱。) 勳爵大人居然問了那個廚房裏的醜丫頭再添一杯茶。

喀德鄰 這有什麼不可以呢？

斐雪 要是大人不先問過我就去問她的話——

阿加塔 原來是這個事呵，好罷，斐雪，你再要添一杯茶麼？

斐雪 小姐，我倒是不要——不過我的身分要緊——應該先問我起。

阿加塔 噯，真是。

(像這樣的弄下去，也有不少的時間了，現在這一班踟躕不安的客人，他們小小的肚子也飽了，但是他們知道還有一件很嚴重的事情，一定不能免的——伯爵大人每月

的演說，大家都是戰戰兢兢的等着，——僕役們又怕和上次一樣，在不應當喝彩的地方錯喝了彩，小姐們又怕和上次一樣專把他們做演說的材料。厄涅斯特覺得既然是有他的好演說，何必要多此一舉，布洛克爾赫斯特又覺得貴族的身分都掃地了，大家都是想着各人自己的事，惟有克萊登一個人，他知道他主人的毛病，怕他會在演說當中，忽然說不出來，雖然如此，羅安謨伯爵仍是高高興興的望着他的死路上走，他看見厄涅斯特放好了的小凳子，就巧妙的站在牠上面，他的外甥見了自然很生氣，三位小姐把他們的嘴唇閉緊，所有的僕役把眼睛都瞧着自己的鼻子，於是這篇演說就開始了。

羅安謨伯爵 諸位朋友，我看見諸位很快樂的樣子，我是很高興的，他們罵我們的人，說是這種茶會，你們一定覺得無聊的，到底無聊不無聊呢？我這樣一問，就聽見你們諸位笑起來了。

（他並沒有聽見他們笑起來了，但是現在說完了就聽見了，是這個留心的克萊登起

頭帶着他們笑的。）

今天我們大家之間，有位從前很反對這種舉動的人，但是今天卻也不反對了，所以我說出來也不要緊。我說的就是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我敢說他一定可以馬上告訴我，這位坐在他旁邊有趣味的女士，和他兩個人，彼此都覺得一樣的有趣味，我想他一定是很滿意的。

（大家都望着半調兒，她嚇得發抖。）

現在暫時之間，社會上所有人工造成的，不合一自然的——我硬要說是「不合一自然的」——（瞪着眼睛向着克萊登，克萊登微微的鞠躬。）種種障礙一齊都鏟除了，能夠永遠一齊鏟除就好了。

（這個小廝兒喝起彩來，這要算是他一生一世唯一的聞名於世了。以後他雖長大了，結了婚，生了小孩子，但是實實在在的，從此沒有人再聽過他的事。）

但是這件事情完全的，絕對的，不成問題。現在，我們暫且要分別幾個月了，想必諸位都

知道，我的女孩子們同厄涅斯特先生同特勒赫先生，一起陪着我乘船出去遊一遊，要到海外很遠的地方去。在四十八個鐘頭之內，我們就要動身。

（要不是克萊登用眼睛瞪着他，這個不怕死的小斯兒，又要再顯一顯他成了一次功的好本領。）

諸位不要以為我們在船上的生活，是一種長期怠惰的休假。我對於現在社會上奢侈過度的意見，誰都是聽過的，我講了什麼，就要做到什麼，所以我把主意打定了，我的女兒在遊歷的時候，不能像現在一樣的每人使一個侍女，只能大家合使一個。

（三個侍女都急得站起來，三個小姐也一樣的站起來。）

克萊登 大人。

羅安謨伯爵 我的主意是打定了的。

厄涅斯特 我極端贊成。

羅安謨伯爵 現在，諸位朋友，我想我可以給諸位一點臨別贈言，一點有思想有價值的

格言，我出門去了之後，諸位可以仔細考慮考慮，所以我想起了一句格言，我自己一生受了這句格言的益處很不少。我頭一次聽見這句格言的時候，還是許多年以前，自後我就永遠沒有忘記牠。這句格言，簡直是我的座右銘，常常鼓勵着我，引導着我。這個格言就是——這句格言本來是——我所說的這句格言——

（他臉上現慘白色，用手指敲着腦袋。）

馬利小姐 噯呀，不得了，我相信他一定是忘記了。

羅安謨伯爵（無法可想，拼着命說。） 這句格言——我方才所談的格言——

（咳！這句格言不曉得上那裏去了，大家都覺得不好受，伯爵連坐下去也不知道，他向着空中去抓這句格言，大家要想喝彩，但是喝彩也不中用。）

我現在想着了——（並不是他想着了。）

馬利小姐（信得過的神氣。） 克萊登。

（克萊登總不會誤她的事，他好像穿了橡皮套鞋一樣的沒有聲音，靜心靜氣，把這一

班家人都打發出去；他們照了先前來時一樣的秩序，不到一會兒功夫，一齊都走了。他然後招呼特勒赫先生過來，一同把羅安謨伯爵很莊重的扶到別一間房裏去。伯爵的手，仍然在空中抓蒼蠅似的亂舞；口中仍然亂說着：「這句格言——那句格言！」但是因為有克萊登的精密調度，他尚不失去絲毫的貴族身分。這三位小姐現在才有出出他們的氣的機會。）

馬利小姐 三位大小姐，只用一個侍女！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馬利，我想我還是走了的好。那個嚇死人的廚房裏的丫頭——

馬利小姐 佐治，我不怪你。

（他向她致禮。）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你父親的見解，真叫我害怕，我這次不同你們坐船去玩，到也好得很。馬利，因為我平素很自重的，我又自然而然的怕我媽媽說閒話。寶寶，我在你動身之前再會來瞧你。

(他向別人鞠躬，然後走出去。)

厄涅斯特 這隻自私自利的東西，就只想着他自己。我這篇演說就算完了嗎？

馬利小姐 我們三個人只用一個侍女，怎麼辦呢？

厄涅斯特 吓這算什麼？你們自己做做就不完了嗎？

馬利小姐 自己做做，我們自己怎麼知道我們的東西放在那裏啊？

阿加塔 你知道紐你背後的紐子嗎？

喀德隣 我們到了要上馬車的時候，怎麼穿得上鞋子呢？

馬利小姐 誰去替我們收拾牀鋪替我們脫衣裳讓我們睡覺呢？誰叫我們起來呢？要是

沒有人替我們打起窗簾兒，我們怎麼知道天亮了呢？

(克萊登由裏邊那間房子走過來，預備出去。)

厄涅斯特 伯爵現在怎麼樣啦？

克萊登 比先好一點兒，大人。

馬利小姐 克萊登，把斐雪叫我這兒來。

（克萊登去了。）

厄涅斯特 你們這幾個女孩子呀，我一點也不替你們可憐，我自己——

馬利小姐 你走罷，厄涅斯特，不要和我們傷心的人開心。

厄涅斯特 我正樂意走咧。諸位，再見。他要我來演說幾句，我來這兒預備說兩句的，碰了這種倒霉的事，我真說不出我心裏恨他不恨他。

（他走了，他覺得他走後留了很能刺人的印象。這三位小姐在這裏難過，沒有別人理她們。）

馬利小姐（畢竟做了小妹妹的母親）可憐的小妹妹，你們到我這裏來罷。（她們很懷疑的到她身邊去。）既然遭了這種事情，我們不妨藉此親愛一點。我處處都竭力照顧你們的，目前我絕對沒有自私的念頭。

阿加塔 馬利，你平常不是這種樣子。

馬利小姐 我實在負了保護我妹妹的責任。

喀德鄰 阿加塔，我從來都沒有見過她像這樣的好。（謹慎的。）馬利，你打算怎麼樣辦呢？

馬利小姐 我打算到了船上，若是我自己用不着斐雪的時候，我讓她幫幫你們。

阿加塔 斐雪嗎？

馬利小姐（三個人之中，要算她最有魄力。）自然，我是老大姐，所以我打定了主意，我們要帶我的侍女一同去。

喀德鄰 （也是替阿加塔說話。）馬利，你這個壞蛋。

阿加塔 天底下沒有能够使得斐雪幫我和喀德隣動一動手的東西。

馬利小姐 阿加塔，我也是怕她會這樣哩，所以我很替你們難受。

（她們彼此還繼續說着風涼話，斐雪走進來，才把話打斷了。）

馬利小姐 斐雪，你聽見伯爵大人說的話麼？

斐雪 聽見的，小姐。

馬利小姐（要是別人一定會和顏悅色的，但是她仍是冷冰冰的。）斐雪，你近來做事很叫我滿意，我並不是不知道好歹的，所以我決定了，這次我們出門，把你帶了去。

斐雪（不快。）謝謝你，小姐。

馬利小姐 就是這句話；你可以去了。

斐雪（忽然說出來。）小姐，請你不要見怪，我想向你告假。

（喀德鄰和阿加塔忽然高興起來了，但是馬利小姐鎮靜多了。）

馬利小姐（拿起一本書來看。）哦，一定可以的——你走罷。

喀德鄰 但是你爲什麼要走呢，斐雪？

斐雪 小姐，我一個人不能夠擔任服侍三位的事，這樣的事情是我們不幹的，忍不住

對着馬利小姐憤慨的說，）哦，小姐，你想想，這件事情實在丟了我們的面子——

馬利小姐（抬起頭來。）斐雪，好像我已經叫了你走似的。

（斐雪沒有主張的站了一會兒，然後走了。她一走之後，馬利小姐把書放下，哭起來了。她是一位很漂亮的女子，我們一直到現在，卻只看見她做了這一件漂亮事。）

阿加塔（簡單的說）：你真是活該，活該。

（克萊登來了。）

喀德鄰：結果還是要用辛夢斯，把辛夢斯叫到我這兒來。

克萊登（遲疑了一會兒）：小姐，我可以大膽的說一聲麼？

喀德鄰：什麼呢？

克萊登：小姐，我適逢其會知道辛夢斯也要告假，她告假的緣故，也是和斐雪一樣的。

喀德鄰：哦！

阿加塔（很得意）：既然是這個樣子，喀德鄰，我們帶再去罷。

克萊登：小姐，再也是一樣的要告假。

（馬利小姐又在看書，天倒下來了也不在乎，但是她兩個妹妹卻不以爲當着底下人

克萊登的面，露出失望的神氣爲可恥的事）

阿加塔 我們也不能怪她們，那有二個自重點的侍女，肯侍候三個人的呢？

馬利小姐（不關緊要的神氣） 克萊登，我猜想總不致於沒有這種人。

克萊登（小心的） 小姐，我也聽見說有這種人。

馬利小姐（稍微有一點無可如何的神氣） 克萊登，怎麼辦呢？我們在兩天之內就要

動身；兩天之內，可以找得着這樣一個人嗎？

阿加塔（老老實實的向人求情） 你一定可以想得一個人嗎？

克萊登（遲疑了一會兒） 小姐，在這公館裏邊，有一個年青的姑娘——

馬利小姐 是嗎？

克萊登 一個年青的姑娘，我對她早就留了心。

喀德鄰（切望的） 你的意思是說可以做小姐的侍女嗎？

克萊登 小姐，我原來另外有一樁心事的。

馬利小姐 啊！

克萊登 但是我想她最合你說的那種資格。小姐，倘若你要是瞧瞧她的話——

馬利小姐 我一定要瞧瞧她。把她叫到我這兒來。（克萊登去了。）你們兩個用不着在

這兒等。

喀德鄰 我們用不着等嗎？馬利，我們早知道你的壞主意。

阿加塔 我們一定要等着，把她分做三份兒，我們也要得兩份兒。

（他們固執的坐着等，克萊登領了半調兒進來，半調兒嚇得要死的樣子。）

克萊登 小姐，我說的年青的姑娘就是這個。

喀德隣（老實的。） 噯呀！要命！

（顯然的三位小姐都覺得她十分不合適。）

馬利小姐 女孩子，這兒來，不要害怕。

（半調兒懇切的望着她崇拜的克萊登。）

克萊登 小姐，她的相貌子很平常，她的舉動，你一定看得出，更不成話，但是她的心地實在是好。

馬利小姐 你在樓下，是做什麼事情？

半調兒（發抖） 小姐，我是一個半調兒。

喀德隣 一個什麼？

克萊登 一個半調兒；小姐，這就是說她現在，從嚴格講起來，還算不了一個什麼東西，她幫幫洗菜的大姐弄弄菜，小姐，就是她在廚房裏，接着掌鍋的菜，打那邊送到這邊交給

約翰同着托馬斯兩個人管。

馬利小姐 我明白了，你同克萊登是——啊——老在一塊兒嗎？

（克萊登挺起胸，伸直腰來。）

半調兒（驚奇） 小姐，大爺不能同別人在一塊兒的。

馬利小姐（不爲所動） 原來不麼？

克萊登 不的，小姐，我們大爺同着大爺也許——（他用手做手勢）——但是我同她不在一塊兒的。

阿加塔 我知道裏邊的事；你們定了婚，對不對？

（半調兒很盼望的望着克萊登。）

克萊登 小姐，當然是沒有定。我現在最多也不過只能够說，我很瞧得起她就是了。

（就是這一句話，也使得半調兒很滿意。）

馬利小姐 你們的事，隨便你說就是了。克萊登，但是我怕她不合我們的意思。

克萊登 小姐，她的外貌雖然這樣不中用，但是她內心的天性和德行，真是女人中少見的。

馬利小姐 可惜那都是我們用不着的東西。

克萊登 小姐，晚上吃飯的時候，幾位小姐的侍女的頭髻，却是她梳的。

（小姐們畢竟覺得有意思了。）

馬利小姐 斐雪的頭髻，是她梳的嗎？

半調兒 是的，小姐，他們出去喝大餐的時候，都是我替他們租頭。

克萊登（很難過，但是並不是罵她。） 租頭呀！

半調兒 粗頭呵，他們的衣服，也全敝我修飾。

克萊登 全敝呀！

半調兒 全告呵。

阿加塔 馬利，你怎麼說？

馬利小姐 我一定要用她。

喀德隣 我們一定要用她。半調兒，我們打算把你陞做小姐的侍女。

半調兒 哦，天爺爺哪。

阿加塔 我們這樣幫忙你，好把你的地位抬高一點，可以和克萊登的地位接近一點哩。

克萊登（莊重的。） 這樣一來，一定把她的機會增加了。

馬利小姐 好罷，我問問拍琴茲太太，要是她說你做事好，她就會替你預備一切的。

(她復身看書。)

半調兒 (得意揚揚。) 小姐呵！

馬利小姐 我還沒有想到，你不致於暈船罷。

半調兒 (驚異。) 小姐，你的意思不是要我同乘船嗎？

馬利小姐 當然是的。

半調兒 但是——(對着克萊登說) 大爺，你不去嗎？

克萊登 不去。

半調兒 (畢竟決定了心意。) 那末我也不去。

阿加塔 你一定得去。

半調兒 離開他！我不！

馬利小姐 女孩子，不要發傻。克萊登一定是——想想你賺多少錢。

半調兒 我不去。

克萊登 小姐，我就怕她會這樣。

半調兒 無論怎麼我也不去。

馬利小姐 滾出去罷。

（克萊登恭恭敬敬的領了半調兒出去。）

阿加塔 克萊登，我說你應當多表示一點不喜歡她的神氣才好。

克萊登（悔恨） 小姐，我真被她感動了。小姐，我知道她要是去了，我心裏也很難過的。

不過她在我面前，我還不敢說給她聽，因為我對於她，到底要怎麼樣，現在還沒有打定主意咧。

（他剛要走的時候，羅安謨伯爵回來了，怒氣勃勃。）

羅安謨伯爵 這個忘恩負義的東西！這個飯桶！這個笨蛋！

喀德鄰 父親，這是什麼事情？

羅安謨伯爵 我用的那隻東西，洛勒斯登，因為你們三個人只有一個侍女，居然不肯同我們去。

阿加塔 好呀，好呀！

馬利小姐（更有主意。） 好父親，省得你沒有洛勒斯登使喚，我們只好委曲一點，用三個侍女算了。

羅安謨伯爵 吓！胡說！克萊登，你跟我找一個不要三個侍女肯當差的來。

克萊登 是的，大人（着急。）這個時間——大家都等着要動身，一時怕不容易找着一個肯去的，因為出門的路中，這個——這個照例的賞賜太少了！

羅安謨伯爵 隨便找那個都行。

克萊登（感動了。） 大人！

羅安謨伯爵 這個忘恩負義的東西！這個目中無人的狗東西！

（阿加塔想着了一個主意，輕輕的告訴馬利小姐。）

馬利小姐 我向僕人求情嗎？——一輩子也不行！

阿加塔 那末，我來說罷。克萊登，你放心讓伯爵大人帶一個靠不住的聽差出門嗎？這也

不過三個月；你不以為你——你自己——你——

（克萊登明白了她的意思的時候，挺直身子表示觸怒了的莊重樣子，她就氣沮了。）
你不要見怪。

（他硬着身子鞠一個躬。）

喀德隣（對克萊登說） 但是你想半調兒有多麼高興囉。

（克萊登被這句話感動了，但是仍然搖搖頭。）

馬利小姐（到底最聰明） 克萊登，你所愛的主人，心裏充滿了可怕的平等思想，你放心讓他不同着你到那麼遠去嗎？

（克萊登被這句話深深的感動了，想了半天，他走到主人的面前，主人正在客廳裏走來走去。）

克萊登 大人，我已經找到了一個人。

羅安謨伯爵 就找到了嗎？誰呀？

（克萊登做一個姿勢，表示是他自己。）

你自己嗎？

喀德隣 父親，他真好。

羅安謨伯爵（很高興，但是把這件事看得很不算什麼。） 非常的好，謝謝你，克萊登。這

麼一來，到免了我一個大麻煩，洛勒斯登準要氣死！你同我來，我們告訴他去。我並不以為你降低了資格，跟我來罷。

（他先走了，克萊登預備跟着他走，但是阿加塔天真爛漫的伸手給他牽，因此阻住了。）

克萊登（很不安的。） 小姐——當差的手！

阿加塔 我想不到你會這種樣子；你為什麼要這樣呢？

（克萊登恭敬得很，不敢答話。）

馬利小姐（瞧着他。）克萊登，我很想知道，我一定要你說出來。

克萊登 小姐，我的父母是一個大爺同着一個侍女——這怕要算是最好的結合，所以我覺得世界上最好的東西是一家階級極分明的英國貴族，裏邊個個人都守着自己的身分。雖然我跟小姐平等，但是在我有什麼快樂？我想到托馬斯和約翰也和我平等，就會感覺痛苦，雖有快樂，兩下也不是抵消了嗎？

喀德隣 但是父親說：假如我們回到「自然」去——

克萊登 小姐，假如我們真回到了「自然」，我們頭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舉出一個首領來。也許環境會把情形改變起來；做主人的不一定還做主人，做僕人的不一定還做僕人。這件事我却不敢說，這也不是我們能決定的。「自然」會幫我們決定的。

馬利小姐 克萊登，你好像是用心想了一下子。

克萊登 是的，小姐。

喀德隣 克萊登，你所以願同我們去，都是因為——因為要保持我父親做主人的地位。

嗎？

克萊登

小姐，我覺得你還是說我爲着你們一家子才這樣的要好些。

阿加塔

謝謝你，克萊登。馬利，你對他應該要好一點才是。（但是馬利又看起來了。）

要是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表示我們感謝你，你不妨說出來。

克萊登

小姐，我放胆的說一句，還是請你像馬利小姐那樣的好。這種階級分明，是我們

希望於我們主人的，就是我們上等僕人，對於下等僕人，也是階級分明的，他們對於那

一班破銅爛鐵的東西，也是一樣的。

（他走了，她們都躺在軟墊之中。）

阿加塔

呵，要命囉，今天多麼累呵。

喀德隣

我覺得要累死了，你這個私心的東西，把腳縮起來。

（馬利小姐另外在一把椅子上躺着看書。）

馬利小姐

我想，他說也許環境會把情形改變起來，到底是什麼意思？

阿加塔（伸着懶）馬利，不要做聲，我快要睡着了。

馬利小姐 我想他說：做主人的不一定還做主人，做僕人的不一定還做僕人，這又是什麼意思？

喀德隣 馬利，靜一點，讓「自然」去解決罷；他說了「自然」會決定的。

馬利小姐 我想——

（但是她並沒有怎麼樣去想，假如是她知道將來的事情，她一定會多想一下子的。她的書不知不覺的落在地上。這幾位小姐們可以休息一會兒，等到換衣服的時候再醒。）

第一幕

島中

兩個月已經過去了，現在的景緻是一個太平洋中沒有人跡的島，我們這幾位游歷家，已經破了船在這個島上飄流。

開幕的時候，看見一片的竹子，除了棕樹葉子和猢猻的岩石外，一點別的什麼

也看不見。有的時候，克萊登和特勒赫常常走到我們看見的地方來，砍着竹子，他們要在海岸和這幾位小姐之間砍出一條路來；因為砍了許久，漸漸的可使現在看不見的海，將一望無際的看得見了。那時我們也可以看見海裏豎着一根船桅——這就是不幸沉了的游船「青鐘」所留的遺跡，此外不過還有一點爛東西飄在水面上。又可以看得見克萊登開始建築一個小木舍；他或者由地上豎起壁來，或者跨着小樹裝起屋頂來，現在他是同在一個時候要趕着做兩三件事咧。他穿一件紅汗衫，把水手褲子的褲腳，放在涉水的長筒靴子裏面，這個時候看起來，到很像一個人，不像一個僕人；我們忽然記起了；從前有什麼人說過——也許就是我們自己吧——要想使他不作僕役，必須要等下一回洪水來，另外開闢過一個天地，現在顯然是那個時機到了。我們現在仔細用眼睛把他的容貌觀察一番，當然不算有辱我們的尊嚴呵。他的容貌雖不偉大，但他的下顎很大，眼睛碧綠，裏面有一種我們先前沒有見過的帶着黃色的光輝，他的黑頭髮原來是整齊光澤的，現在被風雨弄得零亂蓬鬆了，

好像也是乾坤混沌的一部份，讓他多有開闢的機會。他的肌肉一定是很柔軟的，但是他的筋肉雖不中用，他卻拼命的拿着斧頭砍，好像是一個生平初到野外來的人，一來了便高興極了似的。他現在還差得遠，够不上說是一個熟練的樵夫——看看他手上的血，都是因為砍樹失手而砍着的；但是也要注意他並不肯費時間去包紮起來——他把傷處到土上擦一擦，又砍起來了。他的面貌仍作青白色，還是一個大爺的樣子，並且拿起小木段的時候，就和捧托盤一樣；他這種僕役的態度，不是一天或者一個月就能改掉的，不過他現在不知不覺的已經在開始改了。

除了斧頭砍着樹木的錚鏗聲間或有可怕的東西掉到幾位小姐懷裏的呼喊聲以外，他們聽不到什麼別的，就只有難聽的海浪打着珊瑚岸在那兒響。

他們在一塊兒坐着或者靠着一塊岩石，無論怎麼樣說起來，他們總算是從來沒有離過家這麼遠。三十六點鐘以前，他們被限定在三分鐘之內，而且沒有一個侍女，要把衣服穿好，趕上救生艇，他們實在沒有利用到這三分鐘寶貴的時間。他們沒

有一個穿了靴子的，倘若他們先知道這一個島是刺腳的，他們第一件就會想着要靴子的。他們的衣服到很充足，但是其中有幾多是人家丟到救生船上相送的——比方說馬利小姐的油布防水衣和帽子，同到喀德隣的藍毛線運動衣和紅小帽。這都足以表示她們新近還在艙板上梳櫛前玩。阿加塔穿了厄涅斯特的化裝外衣，到是好的了不得，兩隻手拚命的把牠抓住，好像是怕牠會被原主人要回去似的。她們三個人分着穿兩雙洗澡的拖鞋，並且他們的頭髮飛舞着，好像是高聲呼着要髮針似的。

他們旁邊，厄涅斯特坐在一個倒放着的水桶上面，日間的衣服，夜晚的衣服，都清清楚楚穿在身上，但是可惜美中猶有不足，腳卻是光赤赤的。他是這四個人中間惟一的高興的人，但是他所以高興，並不全然是因為懷着有保護這幾個弱者的英氣，大半是因為最近做了一篇文章，做得很得意。他把這篇文章唸給小姐們聽，小姐們都在聽，不過都是一方面還要留心怕樹上有東西掉下來。

厄涅斯特（他在一本書的空白頁上寫字，沉船後所剩的只有這一本書。）我這樣寫的。「沉了船，沉了船，沉了船！下面寫的幾個人，都飄在熱帶中一個島上：武爾來厄涅斯特大人，特勒赫約翰牧師，拉森比馬利，喀德鄰，阿加塔三位小姐，還有僕役兩人，我們是羅安謨伯爵汽船「青鐘」號沉沒後，所免於難的人。這隻船在附近這一帶的海裏，遇着一陣狂風，立刻把牠打得破爛不堪。船員們都很英勇，把我們一起儘先送上了頭一隻的救生船。我們不知道他們到底怎麼樣了，但是我們吃了許多說不出的苦頭，衣服都沒有穿齊，黑暗之中摸到點什麼就穿點什麼」——

馬利小姐 請你不要詳細的說我們的衣服罷。

厄涅斯特 ——居然逃到了這個島上，旅伴中就只丟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羅安謨伯爵，他因為想救一個掉在海裏的僕人，很勇敢的把性命斷送了。」

（小姐們非常傷心的爲父親哭了許久，但是這句話一說出來，使得他們都擡起頭來

了)

阿加塔 厄涅斯特，不過確是克萊登跳下水去救父親。

厄涅斯特（帶着坦白的神氣，這種神氣也是他的可愛的德性之一。）是呀，不錯的，舅舅真是糊塗，不應該爲着要先搶上救生艇白丟了性命；不過我這篇文章，將來不免要傳到英國報紙上發表的，所以我就想到一個堂堂的貴族，你總明白——

馬利小姐（絲毫不失爲英國貴族的小姐。）

厄涅斯特，這的確是你思想過到的地方。

厄涅斯特（很高興繼續着說。）——「到了夜晚，聽見野貓叫的聲音，和蟒蛇蠕動嚇

嚇的聲音，使得我們不寒而慄」——（他覺得這句不大合意，他把牠改過一下）——

「使得小姐們不寒而慄，我們又沒有自衛的東西，只有一把大刀，一張斧頭，還有一個水桶飄上岸來了，我們暫時把牠當一個凳子坐，到也很安適的」——

馬利小姐（很神氣的。）並且坐在上面的不是別人，就是厄涅斯特。

厄涅斯特 坏！不要吵——「這種地方忽然到了黃昏的時候，使得我們更害怕，因為這就是野獸開始逡巡呼號的時候了。」

馬利小姐 你說了吃人的大蝙蝠，會在我們睡着了的時候，由我們的足趾頭上吸血吃麼？

厄涅斯特 沒有說，就只說了這些，後面就是：「快來救我們，否則我們就要死了，重賞以待，決不食言。本旅行團的首領，武爾來厄涅斯特簽名畫押。」克萊登在他袋裏找出一本詩集，這就是那本詩集上撕下一頁來寫的，看起來克萊登還是一個讀詩的人咧。我現在把牠塞到這個瓶子裏面，再把瓶子拋到海裏去。

（他把這一紙寶貴的文書，塞進一個汽水瓶子，又把塞子塞還原，同時，不期然而然的又想着了一句最妙的俏皮話。）

潮水要退了，我們不要失了這個送信的人。

（他們心裏非常的難受，所以都沒有懂到這句話的奧妙，他有一點着急，叫了克萊登）

來，因為這是他說俏皮話的時候所不可少的幫手。克萊登以為小姐們有危險，趕快由小樹中穿了過來。）

克萊登 大人，有什麼危險麼？

厄涅斯特（很靠得住他的樣子。）克萊登，潮水是一個郵差，每天到我們島上接兩次

信去。

克萊登（歇了一陣。）是的，大人。

（他回轉身做他的工作去了，並不笑一聲，其實這點笑容硬是俏皮話的人應享的權利呵，所以厄涅斯特對他頗失望。）

厄涅斯特 克萊登真可憐呵！有的時候，我看他的談話興趣也都沒有了。阿加塔，同我來呀。

（他扶着他的意中人爬上巖石，他們兩個人很活潑的走到我們看不見的地方去了。）

喀德鄰 這樣靜寂，多麼可怕呵。

馬利小姐（想着剛才聽見的聲音。） 還是靜寂一點的好呵。

喀德鄰（靠近她來。） 馬利，我聽說這些東西在跳過來之前，總是很靜寂的。

馬利小姐 不要這樣說。（他們聽見一下很清楚的砍樹的聲音，嚇得跳起來了。）

馬利小姐（鎮壓着自己。） 不過是克萊登砍樹罷。

喀德鄰（極懇切的。） 馬利，讓我走過去，站在他身邊罷。

馬利小姐（冷然。） 讓一個底下人知道我們害怕呀！

喀德鄰 好罷，不要去；不過你要記着，這些東西老是由上面掉到人身上來的。

（她走開了，走到可以壯膽的斧頭聲音近邊去，剩了馬利小姐獨自一個人在這裏。她要算姊妹中最勇敢的，而且是最驕傲的，但是她見着一根棍子樣的東西，向着她溜過來的時候，她也就忘記了她的尊嚴叫喚起來了。）

馬利小姐（叫喚着。） 克萊登呀！克萊登呀！

(照這樣看起來，砍倒樹木的一定是特勒赫了，因為克萊登是由小房子裏拿着大刀走到她身邊。)

克萊登 (很關心的) 小姐，你叫我麼？

馬利小姐 (現在有他在身邊，故又恢復了原狀) 我叫你呀！爲什麼我會叫你？

克萊登 小姐，我弄錯了。(遲疑着) 小姐，若是你一個人在這裏害怕的話——

馬利小姐 害怕！當然不害怕的。(固執的) 你去罷。

(但是他不走，就在附近砍竹子，她卻也不怪他。這種工作是很吃累的，她靜悄悄的望着他。)

馬利小姐 我盼望你，克萊登，做起事來不會這麼熱才好。

克萊登 (擦一擦他的臉) 小姐，我也是這樣想咧。

(他繼續的做他的工作。)

馬利小姐 (把她的油布衣服脫下來) 我看着你我也熱起來了。

克萊登 我看着你，我幾乎要涼快起來了。

馬利小姐（或者她覺得他有點放肆。）克萊登，要是有我，我可以幫忙的地方，我是沒有

不樂意幫忙的。

克萊登（十分恭敬。）謝謝你，小姐。

（到這個時候，竹子大半都砍完了，島岸和海面也可以看見了，只有造成了一半的小房子遮蔽了一部分的景緻。海面上豎着一根孤立的船桅，很能夠增加寂寞難堪的事，卒至使得馬利小姐臉上流下眼淚來了。）

克萊登 小姐，不要傷心，這要算不幸中之幸囉。

馬利小姐 我可憐的父親呵。

克萊登 我恨不能捨了我的命救着他。

馬利小姐 你很英勇的盡了力，實實在在的，克萊登，我感謝你。（帶着一點贊賞的意思，卻有一大半驚奇的神氣。）你真算是一個人。

克萊登 謝謝你，小姐。

馬利小姐 但是這真不得了。克萊登，有沒有碰着一隻船走這裏過的希望呢？

克萊登（遲疑了半晌，）小姐，自然會有的。

馬利小姐（很勇敢的向着他，）不要把我當小孩子看待，就是消息極不好，也不能瞞我，我總得去當的。克萊登，說老實話。

克萊登（勉強的說，）我們是飄出了我們的航道，小姐；我怕離着通商的航線遠得很
咧。

馬利小姐 謝謝你，我知道了。

（無論如何，她在這一刻工夫竟垂頭喪氣了。過了一會兒，她握緊着拳頭，挺直了腰子
又好了。）

克萊登（望着她，或者在這一刻兒工夫，忘記了他們兩個人，並非通常的一男一女可
比，）小姐，你真是一個呱呱叫的腳色。

馬利小姐（也走到這一條錯路上去。）

我要來試試看。（提高自己。）克萊登，你好大的膽，你怎麼敢？

克萊登 請小姐不要見怪，你確實是的。

（她笑了，雖然是由克萊登口中說出來的，她好像也覺得很合意。）

在沒有船來救我們之前，我們三個男人總要盡力來幫助你們幾位小姐。

馬利小姐（鈎着嘴唇。） 厄涅斯特不會做工的。

克萊登（高興的神氣。） 小姐，他非做不可。

馬利小姐 我怕不見得吧。

克萊登（很相信的樣子，但是或者是出於無心的。） 不做工作——不准吃飯——這

樣一來，可以把厄涅斯特大人的變過一下子。

馬利小姐 不做工作——不准吃飯，克萊登，這個規矩是你什麼時候發明出來的？

克萊登（肩上擔着許多竹子。） 小姐，這並不是我發明的，這是島上天生出來的。

馬利小姐（不安寧。） 克萊登，你的樣子使我覺得很莫明其妙。

克萊登（難受的樣子。） 小姐，我盼望我不致於如此罷。

馬利小姐（把主意打定了，要問出他的底細來。） 難道我們姊妹不做工作也不准吃飯嗎？我想你不致於說些這種不合乎自然的事吧。

克萊登（精神煥然。） 小姐，假如這件事是不合乎自然的，那就算完了。

馬利小姐 你還說「假如」嗎？現在我知道了，你在家裏雖然是極好極安分的底下人，現在居然以為大家都平等了，我明白了。

克萊登（立刻覺得難受。） 小姐，你以為我這麼快就變了相嗎？

馬利小姐 就是這個意思。

克萊登（誠心誠意的。） 小姐，在家裏的時候，我不贊成平等，因為牠是不合乎自然的。在島上也是因為這一樣的理由，所以我仍然是絕對不贊成平等的。

馬利小姐（看見他明明白白的誠懇神氣，方才放了心。） 你不要見怪。

克萊登（不幸他仍然往下說。） 小姐，無論怎麼樣，總要有一個人做首領，其餘的人都服從他。

馬利小姐（很滿意。） 一個人做首領，其餘的人都服從他，是的。（忽然之間，她想起他

所說的老實話裏面，也許含有鬼鬼祟祟的意思。）克萊登。

克萊登（他並沒有鬼鬼祟祟的意思。） 小姐，什麼事？

（但是她只瞪着眼望他一下就趕快走開了。他一個人莫明其妙的留在那裏，不過他是一個實行家，所以馬上就去拾柴火，後來半調兒用裙子兜了許多椰子來了。她很能利用那三分鐘的光陰，衣服穿得比小姐們整齊一些。）

半調兒（她只要有克萊登在身邊，就是在荒島上也可以高興的。） 看看我找着了些什麼東西呵！

克萊登 椰子，好呀！

半調兒 原來是生在樹上的。

克萊登 你從前以爲他們是生在那裏的？

半調兒 我先以爲他們是一排一排的生在小棍子頂上的。

克萊登（縲着眉頭。） 哦，半調兒！半調兒！

半調兒（很關心的。） 大爺，我又傷了你的心嗎？

克萊登 稍微有一點兒。

半調兒（絕望的暴露出來。） 我講的話和做的事都盡是粗野氣，雖然有你在身邊，我勉強把他們塞到洞裏去，可是一沒有人在身邊，馬上又滿都來了，就和屋子裏的燈黑了，蟲蠅子都會飛滿來是一樣的。我腦筋裏總是想着說「好得要死」我又說「眼巴巴的」又說「活鬼」又說「鬼都不想」當到我們的船在沉的當兒，我自己一個人禱告說：「菩薩爺爺保佑我們，飄到一個說粗野話不要緊的島上才好。」

（克萊登戰慄一下，她就沒有神氣了。）

大爺，我就是這種樣子的，我是沒法可救的，請你不要管我吧。

（她是一個孤苦零丁的東西，所以他不免有點英雄氣短，兒女情長。）

克萊登（他居然說這種話，自己都有一點莫明其妙。）我不能不管你，真是奇怪，你這種不稀奇的人，怎樣會鈎動我這種固執的人；但是我硬被你鈎動了。（慎重思量的神氣。）你總有一種魔力，半調兒，你總有一種「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的魔力。

半調兒（只曉得他總是評論她什麼好處。）我有嗎，我有嗎？哦，我真高興呵！

克萊登（把手放在她肩上，好像一個保護她的人。）我們合力來向你的粗野奮鬥吧。（在這許久的時候，他都在擺好棍子，預備取火。）現在替我弄點乾草來。

（她弄了草給他，他把草放在棍子下面，他從口袋內拿出一個怪狀的鏡頭來，試取太陽光的焦點。）

半調兒 怎麼啦，那是什麼？

克萊登（這個聰明的東西。）這是我錶上的玻璃，和特勒赫先生錶上的一塊，中間放點水合起來做的，我希望用牠引起火來。

半調兒（很感動了。）哦，大爺！

（試了一次沒有成功，再一次就把草燒着了，他們吹着火的時候，聽見近邊有受驚的呼喊聲，他們就站起來了，阿加塔滿面青白的跑到他們身邊來，厄涅斯特跟在她的後面。）

厄涅斯特 危險啦！克萊登，一隻斑老虎來了。

克萊登（拿着大刀。）在那兒？

阿加塔 跟着我們來了。

厄涅斯特 克萊登，你當心。

克萊登 噓！

（馬利小姐，喀德鄰和阿加塔都跑進小屋裏去，特勒赫來幫助他。）

厄涅斯特 馬上就會到我們這兒來。

（他抓着斧頭守住小屋子的門口，看起來厄涅斯特並不是飯桶，這倒是一件好事。）

特勒赫聽。

厄涅斯特 草在動。來了。

（果然來了，但是那不是一隻斑老虎，卻是羅安謨伯爵兩手兩膝在地下爬着來了，真是一位蓬頭垢面，精疲力盡的貴族，而且衣衫襤褸，不堪言喻。小姐們看見他，歡呼着冲到他懷裏去。）

馬利小姐 父親。

羅安謨伯爵 馬利——喀德鄰——阿加塔。哦，天啦，我的寶寶，我的寶寶哦。天啦！

馬利小姐 寶寶。

阿加塔 親親。

喀德鄰 乖乖。

特勒赫 爵爺，你來了真好呀。

厄涅斯特 舅舅，舅舅，親愛的老舅舅。

（這種歡樂的呼聲充滿了空中很久，但是此刻特勒赫不留心說話了。）

特勒赫 厄涅斯特以為你是一隻斑老虎。

羅安謨（馬上覺得有點不高興。） 啊！你是這樣想嗎？厄涅斯特，我立刻就曉得是你。

聽見你跑的脚步，就知道是你了。

（厄涅斯特很和氣的笑。）

克萊登（最後也放着胆走上前來。） 大人，我真快活。

厄涅斯特（用一個手指高高的指着。） 克萊登，但是你也真會偷懶。（舒舒服服的躺

在地下。）我們不要白耽誤了光陰，做事去罷，做事去罷。

克萊登（不計恨的仔細看他一會兒。） 是的，大人。

（他由小屋子裏拿一隻壺子出來，掛在火上的三腳架下面，現在火已燒得很亮了。）

特勒赫 厄涅斯特，你要客氣一點才好。克萊登，讓我來幫幫你的忙。

（他馬上就忙着幫助克萊登築牢這個小屋子。）

羅安謨伯爵（瞪着眼看這把壺子，聽說小姐太太們看見寶石，也是這一樣的神氣。）

這是不是——但是我怕又是做夢呵。（胆小的樣子。）這個是不是火上燉着一壺東西哩？不是？

馬利小姐 一點不錯，這就是的，父親，這就是我們的夜飯。

羅安謨伯爵 我這兩天老是夢見火上燉着一把壺子。（戰慄着。）裏邊怕沒有什麼東西呵，有沒有？

厄涅斯特 聞聞看，舅舅（羅安謨伯爵聞了。）

羅安謨伯爵（恭敬的樣子。） 聞起來好像是葱！

（態度忽然一變。）

喀德鄰 父親，你有靴子呀！

馬利小姐 原來他有的

羅安謨伯爵 我自然有的。

厄涅斯特（懷着貪心的壞主意）你真穿着靴子呀，舅舅，你總知道，在這種天氣，是很

危險的，

羅安謨伯爵 是的嗎？

厄涅斯特 你瞧，我們都沒有要了，你知道，這個血，這個血管。

羅安謨伯爵 我到沒有想到。

（他把腳伸出來，厄涅斯特跪下去。）

厄涅斯特 哦，天啦！是的。

（馬上這雙靴子就要變他的。）

馬利小姐（趕快的）父親，他是想騙你的靴子，我們爲着要弄靴子，無論世界上什麼

事都肯做。

厄涅斯特（他很高貴的精神被人誤會了，驕傲的站了起來）我不過是要借來用一

下子。

阿加塔（用手很親愛的摸着靴子。）假如你要肯借給誰的話，一定是要借給我們的，是不是，父親？

羅安謨伯爵 一定的，我的孩子。

厄涅斯特 哦，好罷。（他是要離開這一班自私的人。）我也不要你的臭靴子。（最後又向着他舅舅望一眼。）你肯不肯分一隻靴子給我呢？

羅安謨伯爵（決然的。）我不肯。

厄涅斯特 就是了，好罷，我沒有別的話講，我替你可惜就是。

（他走往別的地方去休息。）

馬利小姐 父親，我們都以為再見不着你了。

羅安謨伯爵 我的寶寶，我是抓着了。一個雞籠子，才飄到岸上來的。頭一晚上簡直不成話。

馬利小姐 父親真可憐。

羅安謨伯爵 我醒了，我就哭起來了。接上，我覺得肚子餓得要命。海邊上我瞧見一隻大甲魚。我記得在「瑞士家庭飄流記」裏邊看見過，假如是你把一隻大甲魚翻過身來，他就跑不了的。我的寶寶，我爬到他身邊，我把我的身子伏了過去——（說到這裏，他歇一歇，擦擦他的腿）——這個討厭的，可惡的壞東西。

馬利小姐 你把他翻過身來了麼？

羅安謨伯爵（雖然他是一個慈悲爲懷的人，現在也恨恨難忘。）馬利，這個蠢東西不肯等我去翻就跑了。後來還碰着許多，都沒有一隻肯等一下的。

喀德鄰 我們也跟你差不多是一樣的，幸而有克萊登——

馬利小姐（趕快的。）不要講克萊登好。

羅安謨伯爵 那末又有這一班該死的猴子。我總知道假如你向他們拋石頭，他們一定會向你拋椰子報仇的。你們相信嗎？我總拋了一百塊石頭，沒有一隻聰明一點的猴子，能够領會我的意思。所以我總是想着克萊登呵。

馬利小姐（眨眨眼睛。） 父親，也想我們吧？

羅安謨伯爵 也想你們。我又費了幾點鐘的工夫，要想弄出一個火來。我記得著作家說過，假如是你沉了船，飄在一個荒島上的話，你可以用兩根木棍子擦出火來的。（很感動。）這一班騙人的東西。

馬利小姐 這許久，你都以為只有你自己一個人在這個島上嗎？

羅安謨伯爵 一直是這樣想，到了今天早晨才知道。我正在用帽子到池子裏撈小魚。忽然之間，我看見我面前——沙灘上——

喀德鄰 什麼？

羅安謨伯爵 一根頭髮針。

馬利小姐 根頭髮針？那一定是我們的父親拿給我。

阿加塔 不行，那是我的。

羅安謨伯爵 我沒有留着。

馬利小姐（代表三個人說話）沒有留着嗎？在荒島上找着一根頭髮針，還不留着嗎？

羅安謨伯爵（低聲下氣的）我的寶寶。

阿加塔（幾乎不肯調和的神氣）父親呵，我們真是回到了「自然」而且這種「自然」比你盼望的還要壞得厲害呵。

馬利小姐 阿加塔，你真不害羞。（她心裏有點心事。）父親，有一件事情，我巴不得你馬上就做起來——我要你宣布就島長的職位。

（他們都覺得奇怪。）

羅安謨伯爵 難道還有誰不以為爲然嗎？

喀德鄰 她一定是指厄涅斯特。

馬利小姐 我一定是指他嗎？

阿加塔 你們說厄涅斯特的壞話，真是毫無心肝啊。

羅安謨伯爵（強硬的態度）要有誰敢和我爭位置，我到不要費事的可以把她治一

下。

阿加塔 現在厄涅斯特來了，看你們當他的面能說這種壞話麼？

羅安謨伯爵 我馬上就要告訴他，讓他明白他的地位。

馬利小姐（關心的） 但是你怎麼樣辦呢？

羅安謨伯爵（咯咯的笑着） 我正想着了一個頂有意味的辦法。（當到厄涅斯特走

過來的時候。）厄涅斯特。

厄涅斯特（傲然） 你別怪舅舅，我正在想主意咧，我正在打算做這一個屋子。

羅安謨伯爵 我也是正在想主意咧。

厄涅斯特 那不要緊的。

羅安謨伯爵 嘎？

厄涅斯特 勞你的駕，勞駕，我這是要緊的事。

羅安謨伯爵 我正想着我應該把我的靴子給你。

厄涅斯特 什麼？

馬利小姐 父親呵。

羅安謨伯爵（親愛的。）好孩子，拿去吧。（很快的就拿去了，我們沒有想到厄涅斯特居然有靴子穿。）好罷，我想你也應該要知道，我憑什麼把靴給你呢？

厄涅斯特（穿着靴子，高興的走來走去。）一點也不知道。最妙就是「我居然有了靴子，我居然有了靴子。」

羅安謨伯爵（莊嚴的樣子，但是對着他的女兒以目示意。）我的意思是這樣的：我以這個小團體首領的資格，命令你，厄涅斯特，擔任做我們的獵人，你要去把這些嚇死人，樹林子裏的野獸，一齊替我肅清來。（和氣的樣子。）我的外甥，你現在總明白，我憑什麼把我的靴子給你。

厄涅斯特 看我表示態度吧。

（他把靴子踢掉去。）

馬利小姐（仍然着急。） 父親，你宣布罷。

羅安謨伯爵 現在我要宣布了。（但是怎麼樣宣布就職呢？他想着了一個好法子。）

叫克萊登來。

馬利小姐 哦，父親呵。

（克萊登聽見叫就來了，特勒赫也跟了來。）

厄涅斯特（看見馬利小姐沈重的面孔，有點莫明其妙。） 克萊登，你瞧瞧這兒。

羅安謨伯爵（堅決的。） 不要做聲！克萊登，我要你告訴我，對於厄涅斯特先生應該怎

麼辦，他藐視了我。

厄涅斯特 呸！

克萊登（想了一會兒。） 大人，我可以明明白白的說麼？

馬利小姐（把眼睛死釘住他。） 我們正要你明明白白的說才好呢。

克萊登（很恭敬的。） 既然這樣，大人，我就說吧，自從我們沉了船之後，厄涅斯特先生

的事體常常令我仔細想了又想。

厄涅斯特 我的事體嗎？

羅安謨伯爵（嚴厲的） 不要響。

克萊登 大人，自從我們到了這個島上之後，我好像覺得厄涅斯特先生的俏皮話，越來越特別清爽了。

厄涅斯特（滿意） 克萊登，謝謝你。

克萊登 大人，不過我覺得——我好像是覺得在樹林裏面過野生活，是有點不同的，在英國一定會受人喝彩的言語，在一個島上是沒有多大的用，所以我敢很誠心的貢獻一點意見：自此之後，每逢厄涅斯特先生對我們說一句俏皮話，就要把他的腦袋放到

一桶清泉水裏去浸一下子。

（大家很莊嚴的靜寂了一會。）

羅安謨伯爵（很不安的） 活該的。

厄涅斯特 我到要瞧你試試看，舅舅。

克萊登（總是預備好了擁護伯爵的。）大人，我以爲下一次他犯了事，我就帶他到一處僻靜的地方，在那裏恭恭敬敬的履行我的職務，把腦袋完完全全的浸一下子。

（雖然他的態度極恭敬，却也堅決；這是他說到什麼，就做到什麼的表示。）

馬利小姐（是她父親不可少的拐杖。）父親，你不能够准他做這種事；厄涅斯特是你的外甥呀。

羅安謨伯爵（一隻手摸着腦蓋。）歸根說起來，他總是我的外甥，克萊登；我看看，他現在總明白我是一個意志強健的人——

厄涅斯特（在這種情形之下又糊塗了。）一個意志強健的人，你是說一個身體強健的人罷，你有點三分明白，七分糊塗。

（他和平常一樣四圍看看，望人家喝彩，沒有一個人笑的，只看見克萊登不做聲的捲起袖子，把他弄得狼狽周章。厄涅斯特用手作勢，向他的舅舅求助；然後凶狠的轉向克

萊登)

克萊登 厄涅斯特先生，還是就在這小姐們的面前呢，還是到樹林裏沒有人的地方去？
(他用眼睛瞪着厄涅斯特。厄涅斯特軟了。)來呀。

厄涅斯特 (裝做勇敢的樣子) 哦，行啦。

克萊登 (固執的神氣) 把水桶帶了來。

(厄涅斯特遲疑了一會兒，然後他提了水桶，跟着克萊登到最近的泉水邊去了。)

羅安謨伯爵 (面色很白) 我到很替他難受，但是我非堅決不行。

馬利小姐 父親呵，這並不是你堅決，這都是克萊登一個人辦的。

羅安謨伯爵 好得很，他辦得對呀。

馬利小姐 父親，你要振作起來。

羅安謨伯爵 (莫明其妙了) 難道你說我的忠心的克萊登——

馬利小姐 對了，我就是說他。

特勒赫 馬利小姐，我敢擔保克萊登決不致於肯做不規矩的事體。

馬利小姐 我知道的；我也是和你一樣想。你難道不明白就是因為這樣才使得我們怕他嗎？

特勒赫 天哪，我——我想我明白了你的意思。

喀德鄰 他回來了。

羅安謨伯爵（平常總知道他自己是一個富有思想的人。） 讓我們大家都走進小屋裏去，這樣立刻可以表示這是我們的房子。

馬利小姐（當到他們進去的時候說。） 父親，我請你現在宣布一下，以後永遠就沒有事了。

羅安謨伯爵 我會的。

馬利小姐 還要請你不要去問他應該怎麼辦。

（克萊登帶些木棍子來添火。）

羅安謨伯爵（站在小屋子門口傲然的說）克萊登，你照着我教你的做了麼？

克萊登（很服從的樣子）做了，大人。

（厄涅斯特擦着潮濕的頭髮來了。他到不記恨，忙着弄乾頭髮，阿加塔極力擁護他。）

阿加塔 這樣真無聊，真無聊。

羅安謨伯爵（堅決的）阿加塔這是我的命令。

馬利小姐 現在，父親，請罷。

羅安謨伯爵（裝作一種模樣）在我沒有再下命令給你之前克萊登——

克萊登 是的，大人。

羅安謨伯爵（高興了）呸！這並沒有什麼毛病呵。

馬利小姐 不行，請你接上說下去。

羅安謨伯爵 好罷，好罷，就是這個首領的問題；克萊登，現在你的意思怎麼樣？

克萊登 大人，我覺得這件事體用不着問我。

羅安謨伯爵 好極了，哈，馬利？我想，這就行了吧。

馬利小姐 好像是行了，但是——我不敢說一定。

克萊登 大人，這件事用不着我們操心，自然而然會解決的。

（一談到「自然」便使得大家都不滿意。）

馬利小姐 父親。

羅安謨伯爵（有一點認真了）。克萊登，這個問題多早就解決了，多早我生出來就是

一個貴族，你呢，比方說，生出來就是一個底下人。

克萊登（很服從的樣子）。是的，大人，在英國就是那樣，確實是十分合乎自然的，我們

在英國，對於那件事，沒有發生一點問題，在這島上，對於這件事體，也應當一樣不發生

問題的。

特勒赫（放了心）。這是一點不錯的。

馬利小姐（打定了主意，不把這事放過去）。等一下子，克萊登，總而言之，伯爵大人還

是要接上做我們自然的首領。

克萊登 總差不多，小姐，我想總差不多。

喀德鄰 但是你一定要曉得的。

克萊登 請你別見怪，小姐，在一個島上——誰也不敢說一定。

（他們大家很不安的互相望着。）

羅安謨伯爵（警告他。） 克萊登，我不喜歡這種事。

克萊登（窘困了。） 大人，我越想，我自己越不安。大人，當着我聽見你把那根頭髮針丟

了——

（他很難過。）

羅安謨伯爵（柔弱的。） 許多人分一根頭髮針，一定要鬧出亂子的。

克萊登（和主人爭辯，心中着實難受。） 大人，不是這樣講。用那根頭髮針，我們可以把

牠改做縫東西的針；用這根針，再拿點皮，我們就可以縫成長褲子——大人要褲子要

得緊；老實說，我們大家都要得緊。

馬利小姐（忽然自己覺得了。）大家都要嗎？

克萊登 小姐，這是在島上呵。

馬利小姐 父親。

克萊登（其實這種情形，使得他比她還要難受。）小姐，假如是「自然」覺得不要這

種東西，保你「自然」不會叫你穿牠。（搖着他的頭。）但是在這些矮樹林裏面——

馬利小姐 現在你們才看見這個人的真面目了。

羅安謨伯爵（凶狠的。）克萊登，你馬上就說「打倒自然」，要不然——

克萊登（憤慨了。）大人。

羅安謨伯爵（傲然的。）既然是這樣，就算完了罷，我先通知你一個月，你預備下個月

走罷。

（倘若這個小屋子有一扇門，他一定會把門關上，表示談話完了。）

克萊登（非常難受）大人，這個不好——

羅安謨伯爵（儼然尊嚴）一句話也不用多講，你可以去罷。

馬利小姐（鐵石心腸）克萊登，你不要回來討介紹信吧。

厄涅斯特（清水中浸了一下，腦筋清楚了）難道你們大家都忘記了這是在一個島上嗎？

（這一下把他們弄得一個大筋斗掉到地下來了。羅安謨伯爵看看他的大女兒，求一個適當的答覆。）

馬利小姐（極能應付環境）就是這樣，所差的也不過如此——克萊登，你馬上就可以走到這個島上別的地方去罷。

（這個忠實的僕人，自有生以來，對他的主人就是忠誠的，現在尤其是異常忠誠；但是他的忠誠，完全建築在信仰「自然」上，要是不忠於「自然」，便和不忠於主是一樣的。他讓他所拾的木材都掉到地下，髮容滿面的鞠一個躬，他服從着轉身要走，然後愛

護這些大人物的心思油然而生。

克萊登 小姐，讓我替你做做事罷。

馬利小姐 你去罷。

克萊登 你們沒有我不行；我不能把你們拋了，我不去了。

馬利小姐（着了急，怕別人會軟和） 父親，既然是這樣，那就只有一個法子，他不走，我們走就是了。

（羅安謨伯爵戀戀不捨的望望克萊登。）

特勒赫 這好像是一件憾事呵。

喀德鄰（孤苦零丁的） 你可以幫我們做事嗎？

特勒赫 我到極願意的，但是我要告訴你，照現在講起來，十分之九的事情都是克萊登做的。

馬利小姐 我們的問題是：我們該離開他麼？

羅安謨伯爵（自己擺着架子。） 鄙來罷，寶寶。

克萊登 大人！

羅安謨伯爵 特勒赫——厄涅斯特——把我們的東西檢了來。

厄涅斯特 舅舅，我們沒有什麼，都是克萊登的。

特勒赫 這些東西都是克萊登從破船上拿來的，——他在破船沒有沉的時候，復身去拿來的，他拼了性命去弄來的。

克萊登 大人，你愛什麼，就拿什麼去，都算是你的。

馬利小姐（趕快的。） 什麼也不要。

厄涅斯特 倒罷！克萊登，要是我可以拿你的襪子來——

馬利小姐 來罷，父親，我們齊備了。

（她和羅安謨伯爵，帶着其餘的人，選着路，爬上岩石去，他們盛怒之下，幾乎沒有看見天要斷黑了。）

克萊登 大人，我請求你——我並不是想做首領。大人，請你先做一下子試試看。

羅安謨伯爵（大怒） 做一下子試試看？

克萊登（誠心的） 也許你試出來就是最能幹的人囉。

羅安謨伯爵 也許！孩子，來罷。

（他們很驕傲的一個一個都走了。）

特勒赫 克萊登，我很難受；但是自然的我要同他們一起去。

克萊登 自然先生。

（她把半調兒叫出來，半調兒原來站在小屋子的後面不做聲的守望着。）

先生，你肯把她帶到他們一塊兒去嗎？

特勒赫 當然。

半調兒 這是什麼緣故呵？

克萊登 緣故，半調兒，緣故呵。（他把她送上岩石交給特勒赫。）我們馬上就會再見的。

半調兒。再見，先生。

特勒赫 再見。我想他們走了沒多遠。

克萊登（沈思着） 他們望西走的，先生，可巧風也是望那邊吹着的，也許這就是「自然」已經把這件事辦起來了，先生，他們都餓得慌，這個壺子裏的東西又沸騰了，先生，他把蓋子揭開，這裏的香味都會吹到西邊去，這把壺子裏面裝滿了的「自然」。

特勒赫先生，再見罷，先生。

特勒赫 再見。

（他等着半調兒爬上岩石，他們的影子，在黑暗得很快的夜色中，不久就看不見了，不過這一會兒功夫還可以聽得他們的腳步聲。克萊登手裏拿住壺蓋，忘其所以呆呆的立着，他心中極不安，忽然間他覺得這種萎靡不振的態度，簡直有違平素的主張，着實是可恥的事，以前是勇敢的虔信着「自然」，現在也和從前一樣，讓「自然」來解決一切，他英氣勃勃的預備過夜的事，他燃着一盞船上用的燈，這盞燈也是他由船上弄來

的，他又由口袋裏拿許多烟屑子出來，裝在烟斗裏預備吸烟。忽然聽到草裏面有野獸躑躅的響聲，他一隻手提着燈，一隻手拿着大刀，繞着小屋尋一次。他回來了，燃着烟斗坐在火旁邊吸烟，火光照着他，發出閃動的影子，他滿面通紅，昏暗之中，他的形態英勇而厲害。全島都寂靜無聲，惟有海面上的浪聲好像特別的大，而且帶有不可言喻的悲慘。除了這一點火光之外，這個島淒涼得和墳地一樣。

克萊登好像是受了「自然」指示似的，俯着身子來攪動壺子裏的食物，攪了一兩次，那裏面的香氣被風送到西方去了。然後又恢復他靜默不睡的原狀。

火光影子之外，又有幾個影子由岩石上面下來。這就是方纔那些人回來了。他們一個一個的偷着走近壺子旁邊，後來他們一起蹲下來，伸出手圍着火取暖。只有馬利小姐不在其列。忽然間，她也走到大家看得見的地方來了，咬着牙齒傍着一棵樹站在那裏。也許誰都不曉得「自然」會把她如何處置哩。）

第三幕

快樂的家庭

這幕的背景，是兩年後他們島中家庭的大廳。這所堅實的木料房屋，並不是我們上次看見他們所建築的小屋子擴充而成的，卻是在原址往西一英里來路，在一塊較高的地面，靠着一道河，從新建築的。當初他們的首領選這塊地址的時候，大家

都以為是圖近河可以得充分的飲料罷了，現在他們每次走到水磨邊，或者開電燈的時候，他們的思想纔清楚了一點。

這一間大廳便是全宅的居室，牆和屋頂都是很大很堅實的木頭做的，托住屋頂的橫樑上，放了許多家庭自造的用具，如鏟子，鋸子，釣魚竿子，橫樑上又有許多鉤子，掛着些燻醃的食物，一望便可以看見許多火腿。牆的下半段深凹進去，放了許多桶和袋，滿裝着各種的乾糧。地板上鋪了幾張獸皮和打獵的紀念品，此外卻沒有別的東西。椅子和桌子差不多都是整段的木頭砍成的，其他一些也是用極簡單極經濟的木工造的。有幾件破船上弄來的東西，用新奇的方法把他們應用了：船上的舵盤，現在掛在屋頂中央，四週裝上電燈，用許多乾膀做罩子。一個救命圈，現在卻做了椅背子，又有兩個桶子，都鋸成兩半，背靠背釘住，當做睡椅用。

屋子的那一頭，硬要算是廚房，其實也是由牆壁凹進去造成的，若是把摺門閉上，便和大廳隔開了。那邊生了一個暢着的大火，煙囪是大船上弄下來的半隻救生

艇做的，廚房那邊的牆上，有許多碗架子，放着貝殼；許多大小相等，形狀相同的貝殼，當着吃飯的盤碗，或盛湯的器皿，一排一排的擺着，安排得很整齊，和完善的廚房絲毫沒有分別。老實說，無論什麼地方，都顯露出一派整齊清潔的神氣，不過綜合看起來，卻有一點浪漫和不精緻的樣子。

這間大廳通外面的正門，要算是島上奇特的東西，牠是用皮囊好了的，而且有四葉，就和最新的飯店裏的四葉旋轉門是一樣的，可以使你進去的時候，不透掉熱空氣。在冬天裏的時候，我們這一班飄流異域的人，纔知道這種構造真有用，但是克萊登想着這點時候，他的腦筋確有一點過人的地方，還有一道門，接着一條過道，直達他們的寢室，他們的寢室，都在平地這一層的，過道又可達克萊登的工作室，此刻他正在那邊做事，我們也很願意順到這條路過去看一下，但是這是一幕戲，我們看不見的，就沒有法子想了。客廳裏有一個很大的窗口，卻沒有窗扇，不過還可以用東西蓋住，由這個窗口，我們可以看見許多獸欄和禽籠，還可以看見一片栽了穀類的

田地。這是美麗的夏季黃昏時候。

半調兒坐在那兒，忙着拔一隻鳥兒的羽毛，拔下來拋在地上放好的一片東西上。她很高興的在那裏捲着舌頭發出一種快樂的聲調。我們總可以記得，四位女人由船上逃到島上的時候，只有半調兒一個人的衣服穿得好一點，現在她那身衣服，雖然破成一片一片，卻仍然在她身上穿着。因為破爛不堪，所以補了一二十塊，而且補釘上面加補釘，各種顏色都有；雖然破爛成這種樣子，但是我們不能說半調兒所穿的不是婦女的裙子。她居然有一條裙子穿，當然可以驕人的，到了相當的情勢之下，這條裙子，變了可居的奇貨，還有人向她借去穿着參與什麼盛典哩。

有人在外面吹着嘴唇招呼半調兒；這種謹慎的哨聲，要是在一個文明島上的話，便是警察向廚娘調情，問問有別人沒有，方便不方便的暗號。但是半調兒一心做事，理也不理，或者是她不願意要一個伴侶也說不定，所以外邊這個人不顧一切的由窗戶口爬了進來，不管她願意不願意，他是一個面目有趣的做粗工的人，他們叫

他做阿爹，還有——雖然這是島上的名字，但是我們一望而知他是什麼人，他就是羅安謨伯爵，適應了新的環境，在這個快樂的家庭裏邊做一個幫手，到很能領受人生的樂趣。他渾身穿了些舒舒服服的獸皮，他的身軀仍然是肥大，不過不像從前那樣文弱，也不像從前那樣擺架子，他的目光銳利，皮色棕褐；身體強壯，跳過一扇門不覺得要緊。

他手上拿一架本島自造的小手風琴，精神極充足，所以一落到地板上，便拉着琴唱起歌來了，歌詞是說他自己是一隻小雞，半調兒也是一隻小雞，他要半調兒告訴他，她是誰的小雞。報應昭彰，就在眼前，我們聽見滑的一聲，好像是機器中的油沒有加足似的，就在過道的門上看見一塊牌子，上面寫着一個「靜」字。伯爵大人馬上就停住了，點着腳偷着走到半調兒這邊來。

羅安謨伯爵 我以為老總出去了。

半調兒 好，你現在總知道他沒有出去。要是他看見你在這兒偷懶——

（羅安謨面色嚇白了。他把樂器拋在一邊，趕快繫着一條圍裙。半調兒把鳥兒給他去拔毛，自己卻收拾桌子預備吃飯。）

羅安謨伯爵（輕輕的） 他在那兒做什麼？

半調兒 我想預備裝冷熱自來水的計劃罷？

羅安謨伯爵（覺得他的主人好，足以自豪。） 他一定會做成的。他上次做一個鐵匠的鎔鐵爐，沒有一點器具——

半調兒（豪氣不讓他人。） 器具都是他造的。

羅安謨伯爵 是用幾個鏤了的釘子造的。還造了鋸輪機，半調兒還造了傳聲筒；電燈；你還看看，打上岸來的破船，一件一件都改造了東西。這都不過是兩年工夫造成的。像這樣的主人，我真高興替他賣氣力。

（他一邊做事，一邊高興的談着，她很稀奇的望着他。）

半調兒 阿爹，你用倒是沒有多大的用，不過我們大家倒少不了這麼一個快樂高興的人做做伴侶。（他聽見這句恭維話，很是高興。）你現在還想過從前的事情嗎？我們從前不是這樣的。

羅安謨伯爵（歇一歇。） 環境把情形變更起來了。

（他又安分的拔着毛。）

半調兒 但是，阿爹，假如有一個回去的機會來了，怎麼樣呢？

羅安謨伯爵 我現在不再白費心思去想了。

半調兒 很久以前，我們看見一隻船打這個島前面過，你不是想着回去的事嗎？阿爹，那個時候，我們和瘋子似的，跑到水邊上去，伸着手拚命的嚷着。（他們都有點激動了。）但是那隻船還是走了，後來再沒有瞧見過一隻了。

羅安謨伯爵 假如那個時候我們就把電氣機關裝好了的話，一定可以使那隻船看見我們的。（他們都望着房子角上一架奇怪的機器。）半調兒，只要挨一挨那個棍子，馬

上就會使得島旁邊燒着通明的烟火。

半調兒（由棍子那邊退過來，好像是怕那根棍子會跳過來打他似的。）這要算是他做的頂好的東西呵。

羅安謨伯爵（幻想）那就是——英國——家裏。

半調兒（也在幻想）禮拜六晚上的倫敦！

羅安謨伯爵 諸位勳爵，本席今天能够再到這個歷史上有價值的議院裏發言——

半調兒 有一家小小的火腿牛肉店子，在厄德瓦街——

（幻景化去了，他們回到了實地。）

羅安謨伯爵 半調兒，你說我用茶的時候，可以得着一個蛋吃麼？

（正在個這時候，有一個穿着獸皮的強健活潑的人影子遮着了窗戶，他肩上挑着一根竿子，竿子兩頭掛着兩個桶子，他便是厄涅斯特。假如我們認爲人會變相的話，我們一定會說厄涅斯特是完完全全變了相。當他由窗戶口進來的時候，他聽見了羅安謨

伯爵要蛋的請求，也許他有點不高興。）

厄涅斯特 怎麼說，一個蛋哪？你憑什麼要吃一個蛋呀？

羅安謨伯爵（傲然） 先生，我的事，用不着你管。（不高興的走出屋子去，臨走放一槍

回馬槍。）老總從來沒有把我的頭放到水桶裏邊。

厄涅斯特（坐在一隻桶子上，對半調兒說話的時候，帶着一種情尙可原的驕傲。）差

不多這三個月之中，他也沒有把我的頭放過。半調兒，他上個星期還和我說咧：「厄涅

斯特，用水浸頭的法子，倒是很能見效的。我想以後或者再不用浸你就好了。」（欣然

有得色。）自然，這種話很足以鼓勵人的。

半調兒（現在她已經把吃飯的桌子很稱心的排好了。）老厄兒，我說我再沒有瞧見

過這樣有出息的好小子。

厄涅斯特（滿意。）謝謝你，半調兒，這句話講得我心裏面真痛快。

（她退到火旁邊，用腳去踏風箱，厄涅斯特轉身看見特勒赫走進來了，特勒赫現在不

大像一位牧師，卻很像一個牧童。他手上拿着一個盒子，要想藏着。

這是什麼東西，約翰。

特勒赫 不要告訴別人。這是送給老總的一點小意思，一套刮鬍鬚的刀子。一天用一個，可以用一個星期。

厄涅斯特（打開盒子，看裏邊的東西。）原來是貝殼嗎！他一定是喜歡的。他喜歡一套一套的東西。

特勒赫（很謹慎的聲音。）你留了心知道這一點嗎？

厄涅斯特 是的，我留了心，我知道的。

特勒赫 他的思想越過越偉大了。

厄涅斯特（縮着喉嚨說。）約翰，有的時候，他那種精神，使得我不寒而慄。

特勒赫 看看半調兒，料定她一定聽不見。）你覺得他叫這幾個女孩子和他做的那件袍兒怎麼樣？

厄涅斯特（很不安。）我覺得他穿了便穆穆然和南面王差不多。

特勒赫 穆穆然和南面王差不多！我有的時候想着，就是因為這個他才喜歡穿哩。（說實事。）得了，我要把這個拿到磨刀石上磨開口去。

厄涅斯特（留住他。）我說，約翰，我要和你講一句話。

特勒赫 好呵？

厄涅斯特（立刻覺得有點不好意思。）該死，你總曉得，你是一個牧師呵。

特勒赫 老總讓你們不要把這件事忘了，你總不應該忘了呀。這也是老總的好處呵。

厄涅斯特（鼓着全勇。）既然是這樣的話，——約翰，你肯嗎？

特勒赫 肯什麼？

厄涅斯特（盼望着。）你肯證婚嗎，約翰？

特勒赫（慢慢的。）噯，這真有點兒奇怪。

厄涅斯特 奇怪嗎？我覺得很自然的。約翰，只要是自然的，就是對的。

特勒赫 我的意思是說今天已經有人問過我和這一樣的一句話呵。

厄涅斯特 (切望着) 是一個女的問嗎?

特勒赫 哦，不是的。這班女的，老早就問過了。今天是老總自己問。

厄涅斯特 天啦! (贊歎) 我說，約翰，老總這個傢伙真留神呀，他就知道我的事呀!

特勒赫 啊! 你以為他是想着你的事嗎?

厄涅斯特 約翰，我想當然是他瞧見了我眼睛裏有愛情的光輝了。你答應了——

特勒赫 我說「可以的」，要是有人找我，我覺得證婚這件事是我的義務，責無旁貸的。

厄涅斯特 你真是一個快漢。

特勒赫 (仍然在想着) 但是我不敢說他一定是想着你的事。

厄涅斯特 這件事，你放心信我好了。

特勒赫 好罷，我恭喜你，阿加塔真是一個好姑娘。

厄涅斯特 阿加塔嗎? 你爲什麼想着我是要阿加塔呢?

特勒赫 我說你是死的還是活的呢？我們一沉了船，你就完完全全的告訴我了。

厄涅斯特 吓！阿加塔好，她好她的吧，約翰，我找的，比她還要好多了？

特勒赫 厄涅斯特，到底是誰呀？

厄涅斯特 自然是半調兒囉。

特勒赫 半調兒嗎？（有點責問的意思。）厄涅斯特，我希望你不是因為他做飯做得好，吃才要她呵。

厄涅斯特（很莊重。） 她做飯做得好吃，和這個沒有多大關係。

特勒赫 但是你雖然愛她，她也愛你麼？

厄涅斯特（老實的。） 她愛的，約翰，我相信我敢說她愛我，我雖然配不上她，但是我相信我打動了她的心。

特勒赫（歎一聲氣。） 一點好運氣，好像是都被你們佔盡了，你總知道的，喀德鄰睬也不睬我。

厄涅斯特 約翰，我替你難受。

特勒赫 都是我倒霉，我只能算是候補的預備員。好罷，厄涅斯特，我恭喜你。

厄涅斯特 謝謝你，不敢當，約翰，你那隻黑小豬兒今天怎麼樣了？

特勒赫（走着） 今天又會吃東西了。

（厄涅斯特仔細想了一陣功夫，叫半調兒過來。）

厄涅斯特 你很忙嗎，半調兒？

半調兒（好心好意的走到他身邊來。） 事情總是有得做的，不過假如我要我的話，厄

涅斯特——

厄涅斯特 要是你肯放下一點功夫，我就有一件事和你說。

半調兒 可以的，什麼事？

厄涅斯特 從前我真是一隻笨豬呵，半調兒。

半調兒（寬恕的神氣） 啊，既往不咎，不要緊的。

厄涅斯特（極誠懇的態度。）就是現在，我也算不了什麼出色的人，不過你聽我說，半

調兒，我認識的女人不少，但是我沒有認識你之前，真算不上認識了一個女人咧。

半調兒（在她這種沒有受教育的耳朵聽起來，這種話和俏皮話是一樣的危險。）留

點神，水桶子來了。

厄涅斯特（趕快。）我並不是那樣的意思。（他很勇敢的跪下去說。）啊，半調兒，我並

不是把水桶子不當什麼，不過我現在要告訴你：一位親愛的好姑娘陶冶一個人的力量，比什麼水桶子都強多了。

半調兒（瞪大着眼睛。）你是想請我同你出去散散步嗎，老厄兒？

厄涅斯特（熱情外溢。）不止這樣呵，我要和你做一幢小屋子——在豪豬灣旁邊向

陽的草地上，我要替你做椅子，做桌子，還要你做吃飯的器具，還要替你做一頂櫛子。

半調兒（很喜歡聽人家說話。）我喜歡聽你講話（望着他。）除我一個人之外，還有

別人在這個屋子裏麼，厄涅斯特？

厄涅斯特（恭敬的。）不會常有的；不過偶爾有尊崇你的丈夫在那裏陪着你。

半調兒（決然。）那不行的，厄涅斯特。

厄涅斯特（求着。）我並不常常在那裏。

半調兒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並不愛你，厄涅斯特，對不住呵。

厄涅斯特（很聰明的把他的事情說出來。）一個星期之中，我有兩次完全不在家裏的，——我要去守堤，平常每天早上吃了早飯，一直到晚上吃晚飯的時候，你都瞧我不見的。

（抱着真正愛人的犧牲自己的精神。）

要你願意，禮拜那一天我就出去釣魚都行。

半調兒 都是沒有用的，老厄兒。

厄涅斯特（英勇的站起來。）謝謝你，半調兒；這真沒有法子想（然後他想起來了）。

半調兒，我們這樣，老總見了一定很失望的。

半調兒（衰頹下去。）那是怎麼講。

厄涅斯特 他要我們結婚。

半調兒（莫明其妙。）你和我嗎？這個老總！（她很傷心的把頭隨下。她聽見外面有很高興的吹着嘴唇的聲音，半調兒很凶的挺起身子來。）那就是她；就是那個東西，把他的心，從我手裏偷過去了。

（窗戶口中來了一個強壯的青年，相貌很秀麗，精神極活潑，我們見了，一定就會丟了克萊登，很滿意的對他說「這才是本劇的主人翁呵。」但是這並不是本劇的主人翁；却是本劇的主人婆。這位遍身獸皮容貌都麗的男孩子，便是受了「自然」化的馬利小姐。她帶着一張弓，許多箭和一根畫角，肩上背着一隻肥小鹿，她很高興的叫着，把小鹿丟下來。她連禮貌也忘了，竟從窗戶口中跳了進來。）

（尖刻的。）你該死，婆利，你為什麼不擦乾淨你的脚呢？

馬利小姐（和氣的。）好罷，半調兒，對我和氣一點。這是一只好小鹿呵。

（但是半調兒不理她，退到廚房火旁邊去。）

厄涅斯特 你在那兒弄到的？

馬利小姐（很快樂） 我在企鵝灣近邊看見一羣鹿，但是非得爬過銀湖那邊佔他們的上風不可。後來他們還是瞧見了我，這就有意思了。現在沒有別的法子，只有追上去，所以我就挑準了一隻肥小鹿，追着他繞着湖跑，一直跑上亂石子的山峽；他又加上勁跑到急流河，跳到水裏邊去，我也泅着水跟住他；那邊的河面只有半英里寬，但是水流得很急，他彎彎轉轉的順着水勢逃，我跟着追上去；他爬上岸，我也爬上岸；我們慌慌張張的跑上山又跑下山，到了水沼子裏邊，我瞧他不見了，跑到餅果林裏，這才又找着了，一直到了螢火林裏，我才用箭把他射着了。

厄涅斯特（瞪着眼睛住他） 你不累嗎？

馬利小姐 累了！那真有味。

（她爬上一乘梯子，把她的武器掛在鉤上，她又吹着嘴唇了。）

半調兒（忽然罵她） 女人吹嘴唇，我真受不了。

馬利小姐（生着氣） 我高興。

半調兒（頓着脚） 不要吹，婆利，我叫你不要。

馬利小姐（固執） 我偏不依你，你管我不着。

（她們倆凶凶的相對着要打架。）

厄涅斯特（大驚） 難道這是必需的嗎？想想看，他知道了多難受呵。

（馬利的眼睛裏忽然有了一種新的表現，這是我們頭一次看見她的眼睛柔媚。）

馬利小姐（悔過） 半調兒，我請你不要怪我，要是我吹嘴唇使得你不安，我自己總會

竭力的改過。

（這樣一來，不但不能使半調兒和平，反使得她滿面流下眼淚了。）

怎麼啦，這句話怎麼會使得你傷心，半調兒寶寶？

半調兒 我傷心，是因為我沒有法子使得你不發脾氣呵。

馬利小姐（人所不及）實在的，我常發脾氣呵，難道我待別人比從前好了一點嗎。

半調兒 你又來了。（盼望着）你爲什麼緣故要對別人和氣呢？婆利？

馬利小姐（熱誠）不過是一種感謝心罷了，半調兒（她快樂得跳躍起來了）我們能活着，真是有味道。

（喀德鄰和阿加塔帶着釣竿和魚籃跑了進來，想必也覺得活着是有味道。她們兩個人也穿着男人一樣的衣服。）

喀德鄰 我們釣着了一些好魚，給老總下飯，還來得及麼？我們一路都是跑來的。

半調兒（尖刻）請你自己去燒罷，老喀，燒的時候當心一點就是。

（她回到爐子旁邊，阿加塔跟着她。）

阿加塔（切望着）今天老總決定了要誰照應他？

喀德鄰（正在洗魚）該輪着我了。

阿加塔（急着）我看，不見得。

半調兒（心中難受。） 也不是她，也不是你，阿加他又要婆利呵。

（馬利小姐快樂得不禁又吹着嘴唇。）

阿加塔（妬嫉。） 婆利，你這個壞蛋。

（但是她們沒有能力可以使馬利小姐生氣。）

半調兒（發雷霆。） 你怎麼敢這樣高興？

馬利小姐（很願意抱着她親一下。） 半調兒，我總想也能够使得你高興才好。

半調兒 我嗎？我是高興得很。（她想起了厄涅斯特，在一個島上，厄涅斯特是很容易

被人家忘記的。）方才還有人向我求了婚咧，我告訴你罷。

（馬利小姐畢竟戰慄起來了，她兩個妹妹也跟着她一樣的戰慄着。）

阿加塔 有人向你求婚嗎？

加德鄰（面色轉白。） 不是——不是——（她不敢說他的名字。）

厄涅斯特（很謙和的。） 你們不必着慌，是我呵。

馬利小姐（放了心） 啊，你呵！

阿加塔（又高興了） 厄涅斯特，你這個好東西，嚇了我一大跳。

喀德鄰 原來不過是你呵。（心中很感激，把魚給他看。）這些魚真新鮮；你來幫我燒吧。

厄涅斯特（很莊重的） 今天晚上我不能和你燒魚，請你不要怪我，好嗎？（她一點也

不怪他，她們都已經把他忘記了，各人心中有各人的心事。）我想你們都會替我難受的。（但是她們也不替他難受，他向着阿加塔說這幾句好聽的話。）我對你真是失望，

阿加：我們總算也訂了一半婚，我想你也應該略微表示有點兒傷心才對。

阿加塔 啊，真麻煩。

厄涅斯特（審察一下自己的地位） 現在我要去睡一會兒吧。

（他一點不悔恨的冷靜靜走了，馬利小姐陪着她最婉轉動人的笑臉，向着半調兒。）

馬利小姐 半調兒，既然是老總挑了我侍候他，勞你的駕，你肯把那個再借給我用一次吧？

(這種委婉懇勸說的东西，自然是指半調兒的裙子。)

半調兒(固執) 不行，我不肯

阿加塔(鼓助半調兒) 你千萬不要給她。

馬利小姐(仍用柔順的勸導) 你總曉得，他喜歡侍候他的人穿裙子。

半調兒 我不管得許多，你自己去弄一條裙子來。

馬利小姐 無奈島上只有這一條呵。

半調兒 無奈這是我的呵。

馬利小姐(到底是一個貴族) 半調兒，趕快把這條裙子給我。

喀德鄰 不要給。

半調兒 我不給。

馬利小姐(預備動武) 我非要你給不可。

半調兒 我到要瞧你試試看。

（好像是少不了要鬧一場不雅觀的亂子似的，但是却没有鬧成，忽然又聽見滑的一聲，掛出一塊牌子上面寫着：「狗便喜歡相吵相咬。」馬上見效，這幾位女人面面相覷，好像犯了法似的，趕快點起腳走了去做事，他們都是在預備主人的飯。喀德隣燒着魚，阿加塔把一個奇形的麵包架子擺上麵包，又拿一個貝殼上寫字的菜單來了。馬利小姐扭一串青樹葉子圍在頭上，又放一朵花到主人的盤子旁邊。半調兒招呼他們一起都弄好了，她和喀德隣阿加塔都退到廚房那邊去，把圍屏擋上，分成兩間房子。馬利小姐打一個「噹噹」的東西，這就是吃飯的鐘號，然後她就去輕輕的拉一把我們從前沒有注意到的風扇，立正的姿勢站着，自然她很想老總會和她談起話來，但是她是一個極熟練的侍女，心事一點也不擺在面上，我們仔細察看她的舉止，真覺得非常滿意。我們這些人之中，沒有一個不願出二十六金鎊一年雇她的。

主人手裏拿着一本書很肅靜的來了，因為他覺得做一個印刷機沒有什麼用，所以這一本書還是島上獨一無二的書，他的衣服看起來也不比別人的好，獸皮是一樣

的但是或者他的衣服裁製得略微精細一點，或者是他穿得適身一點罷。我們可以看出他總算換了衣服出來吃晚飯。他的鹿皮衣恍惚算是一件吃大餐的褂子。三十二歲的人，面目這樣的沉肅，好像是飽經世故似的，未免太過了一點，不過偶然臉上尚會留一點笑容，以挽救他失去了的青春；這種面孔，因為是思想過度，缺少了青年的放浪，所以不能說漂亮，他的高的身體很直很瘦，不能算肥大，但是却很強壯。他的手雖然做多了工作以致粗硬堅實，形式却是非常優美——注意他的指頭和指甲，要比他的用人稍微細嫩一點，修飾得好一點；這也是表示他高人一等的現象之一。這種現象，常常有人指點出來，是絕不會錯的。他也是一個很有情的人。我們可以很容易的看得出來，爲什麼他家中的女人既崇拜他而又怕他。

他不像注意了今天晚上是誰侍候他似的，當她站在他椅子後侍着的時候，他不管是誰，隨便的輕輕點一點頭。馬利小姐恭恭敬敬的把貝殼菜單擺到他面前，他望了（一下）。

克萊登 勞駕，清的罷。

（馬利小姐敲着圍屏，屏上開一道門，門內便是一只送菜的小箱子，箱子裏半調兒擺了兩盤湯送過來，馬利小姐挑了一盤清湯，這個機關的門馬上就閉了，主人吃湯的時候，她搖着風扇。）

克萊登（他臨到應該稱贊的地方，總肯稱贊的。） 湯真好呵，婆利，但是還嫌太豐了一點。

馬利小姐 是的。

（下一項是魚，由箱子洞裏送魚來的時候，我們略略可以看見一眼，裏邊有三個懷着妬嫉的女人，馬利小姐的舉動，敏捷靜寂異常，留心的人一望，便知道她是一個侍食的天才。）

克萊登（吃的時候，並不曲着腰。） 婆利，你這個女孩子很不錯呵。

馬利小姐（扭扭縮縮的，但是自然很滿意的。） 啊！

克萊登（笑着） 我準知道，頭一個對你講這句話的，一定不是我。

馬利小姐（扭扭縮縮的） 啊，老總！

克萊登 在島上，也有情人麼，婆利？

馬利小姐（昂首） 自然是沒有。

克萊登 我想也許約翰或者厄涅斯特——

馬利小姐（歪着鼻子） 我並不是說沒有人向我求呵。

克萊登（加重着說） 當然不是的。

（或是他覺得太放肆了一點。）

你把盤子收去罷。

（她赧顏滿面，高興得很，把一隻鳥和一些蔬菜放到他面前，添滿了他杯中的酒，仍然回去拉風扇，她本很願意和他繼續談話的，不過要看他願意不願意。暫時之間，他好像是忘了她。）

克萊登 你今天放了箭沒有？

馬利小姐 就只在螢火林裏放了一枝。

克萊登 你到了那麼遠嗎？你怎麼樣過的黑水峽呢？

馬利小姐 我從上面的繩子吊過去的。

克萊登 一手一手拉過去的嗎？

馬利小姐（聽見這種稱譽的意思，高興起來了。）我一點也不覺得頭昏。

克萊登（感動了。）你這個勇敢的女孩子！（他往後躺到椅子背上，心中略有感觸。）

但是以後不要再去了罷。

馬利小姐（有一點不高興。）那是多有味，老總。

克萊登（打定主意。）我不准你再去。

馬利小姐（小叛徒。）我偏要去。

克萊登（驚奇。）婆利呵！

（他明白的招呼她走上前來，但是一時之間，她忽然發了脾氣，不肯過來，就是後來走過去的時候，也是很不願的神氣，和一個淘氣，執拗的小孩子一樣。雖然如此，男人總有容忍的特性，他還是很莊重的很溫柔的和她說話，並不用什麼嚴厲的態度。

你總要聽我的話，你明白的。

馬利小姐（奇怪的生氣）我偏不。

克萊登（對她的盛怒不過一笑）我們瞧罷，對着我瞪眼，婆利來呀，馬上就瞪眼吧。捏緊你的小拳頭，頓你的腳，咬你的帶子——

（一個研究女性的人，或者只要是研究這一個女性的人，都可以看得出她馬上要做這些事的，所以她真是要立刻做這些事了。馬利小姐和一個小孩子似的，縐着臉皮哭起來了。他馬上變為溫和。）

你這個「自然」造的孩子；我怕你遭危險，難道還要算惡你嗎？

馬利小姐（揩乾眼淚）我是一個不知好歹的東西啊，老總，我一點也不體貼你的心

思，我簡直穿了——（她很憂悶的望下看）——其實我知道你喜歡裙子。

克萊登（沉思） 我承認我實在喜歡裙子，也許我對於這些事體太古板了一點。

（她的眼淚又要奪眶而出）

啊，不要哭，婆利，這不要緊的。

馬利小姐 我只想我能夠使你喜歡，老總呵。

克萊登（慢慢的） 你很可能使我喜歡，孩子呵，很能夠呵——（他半身站起來）——

實在很能夠呵。（要是他還想多說兩句話，他自己抑制住了，他望望他的盤子。）不
再要了，謝謝你。

（這一餐簡簡單單島上的飯就完了，不過還有一杯酒和一點胡桃沒有用，克萊登事情很忙，決不致因口腹而耽誤光陰的，但是他是一個拘泥於禮節的人，所以趕快就把桌子檢好，擺上酒和胡桃，馬利小姐是善能運用掃麵包屑的刷子的藝術家，她拿着刷子表演幾套藝術，真是好看，天快要斷黑了，她把電燈開了，克萊登正看住她出神，電燈

一亮，把他驚醒了。）

克萊登 婆利，你只有一件事體，是我不喜歡的。

（她是一個很自知尊卑的人，不過她也抬起頭來蹺一蹺嘴唇。他明明白白的解釋出來。）

兩只手那樣動着。

馬利小姐 我怎麼樣呵？

克萊登 這個樣子——好像洗手似的。我看見他們也都是這樣的。這樣難看極了。

馬利小姐（狡滑的） 啊，老總難道你忘記了嗎？

克萊登 什麼？

馬利小姐 在從前的時候，有一個別人是這樣子的。

克萊登（揣摩她的意思） 你是講我自己嗎？（她點頭，他戰慄。）真可怕！

馬利小姐（恐怕傷了他的心） 你現在很久都沒有這樣了，也許這是底下人自然的

態度。

克萊登 一定是的。(他起來) 婆利(她很有希望的抬起頭來，但是他只嘆一聲氣，轉身走開。)

馬利小姐(溫和的) 你嘆氣呵，老總。

克萊登 我嘆了氣嗎？我在想心事呵。(他在屋子裏走來走去，然後很感動的轉身向着她，他壓制着感情，說話的時候，帶着悲慘的音調。) 我對於島上一切的事情都是秉公辦理，婆利，我對於你的事，尤其要秉公辦理。

馬利小姐(眼中放出光輝) 我們大家非常的相信你，這也可以算是我們給你的報酬，老總呵。

克萊登(自己在和自己作戰) 現在我還要一件更大一點兒的報酬，這件事情對於你算是公平不公平呢？這件事情應該讓我做麼？比爾克萊登很願意老是出主意的。假如我們要在英國——

（他停了半晌，她急不過，輕輕的插嘴說。）

馬利小姐 現在我們都知道再也回不了英國的。

克萊登 我想起了兩個人，這兩個人我們很久沒有瞧見過——一個就是拉森比馬利小姐，還有一個就是克萊登，大爺。

（他很勇敢把最後這兩個字說出來，他現在雖然極厭惡這兩個字，但是從前他確實很喜歡的。）

馬利小姐 那個冷心的，驕傲的，無禮的女孩子，老總，你回頭看看罷，不要去想這兩個人。克萊登 我差不多把他們丟掉了，他現在有了一個機會，婆利呵——那個大爺——在這兩年中，有了一個自新做人的機會，他也下了一番功夫，失敗的地方固然是多，但是成功的地方也不少，所以我就把從前的事一概丟了，背轉身向着新道路上走。現在我覺得那個大爺離着我很遠，並不是我本人，我就去招呼他，大概也彼此不認識的。假如要我把他弄回來，非用強力不可，因為我心裏面現在覺得這種人實在討厭，但是假如

於你有益，我很願意把他拉了回來；我憑良心發誓，我很願意把他帶回來，把他的卑躬屈節一起帶回來，讓你瞧瞧，你稱爲老總的人和你的底下人，兩個人永遠化爲一個人。

馬利小姐（戰慄着） 你傷了我的心呵，你說這種話，但是你說話的時候，和皇帝一樣的神氣，我覺得從前的事件，都不是真的。

克萊登（太偉大了） 皇帝有的時候我覺得——

（一時他眼睛裏放出黃色的光輝來，我們忽然想起了特勒赫和厄涅斯特說他有南面王的態度，他自己忽然抑制住了。）

我亂講的，真不容易講呵，我心裏時時刻刻有一種聲音對着我叫——（他停住了。）

馬利小姐（抖着，却不是害怕） 也許是「自然」的聲音——

克萊登（堅決的） 我也知道這是「自然」的聲音。

馬利小姐（小聲音） 既然是這樣，假若你願意多講幾句，老總，請你對拉森比婆利講講罷。

克萊登（又在想一種心事）皇帝呵！婆利，有人家講，說是人的靈魂不會死的，由這個人身上，移到那個人身上去，萬古長存的。我近來也這樣想，我想我在從前的時候，也許是一個皇帝。這種思想，是自然而然的來，並不像是我故意造出來的，好像——我——還——記得——起來——似的。

「曇花曾一現，往事如水逝，

我爲南面王，癡作宮中婢。」

這也許是真的；你聽着，這也許是真的。

馬利小姐（好像入了迷似的）這也許是真的。

克萊登 這裏惟我獨尊，他們都不過是替我砍砍樹，打水的人，島的四週都是我的土地。我何必還要遲疑呢？我再也不遲疑了。我很相信，我所做的是對的。婆利愛人，我漸漸愛你起來了；你怕和我做伴侶麼？（她搖着兩肢膀子，口裏再也不做聲。）

「我爲南面王，癡作宮中婢。」

馬利小姐（入了迷。）你真是一個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奇人，我一點也不怕的。

（他很莊重的把她牽到身邊來，他馬上坐下去，她伏在他腳下，很崇拜的望着他的臉，等到這種熱情漸漸消了的時候，她笑着說。）

我要你告訴我——個個女人都想知道的——你打什麼時候起，便覺得我比別人更好些？

克萊登（他和別的偉人一樣，也是率直的。）我想是一年以前，我們都在大坡一帶追着羊，你一個人跑得比我們大家都遠得多；你是我們這些人當中趕上一隻山羊的頭一個；那個時候，我很高興。

馬利小姐（高興得很，赧顏滿面。）啊，老總，我就是爲着要讓你高興才跑的。無論我做的什麼事，都是要讓你高興呵。（忽然現出很焦急的樣子）要是你從我們底下人當中，挑了一個妻子，我怕要失掉你的威嚴的罷——

克萊登（也許有一點專橫。）不要怕這種事，實實我都想了一下子。夫妻之間，婆利呵，

總是要平等的

馬利小姐 但是我太不配了。只要讓我侍候你吃飯，我就心滿意足了。

克萊登 再也不要你侍候我了。無論我坐在什麼地方，婆利，你馬上也要坐在我的旁邊的。（和小孩子一樣。）來吧，讓我們試試看。

馬利小姐 讓我在你身邊侍候試試看吧。

克萊登 不行，坐在我旁邊做我的夫人呵。

（他們倆像這樣的坐着，那邊圍屏上的門又開了，裏邊送了咖啡過來，但是馬利小姐不在那邊接了。她兩個妹妹很着急的由門洞裏窺看，他們故意把茶杯和盤子敲着，却也徒然。阿加塔把咖啡端過來給克萊登。）

克萊登（一時忘記了，現在還不是一個月以後的時候。）先送給你的太太呵，小姑娘。

（三個女子都目瞪口呆，但是他沒有注意着，他糊糊塗塗的對喀德鄰說。）你是一個好女孩子嗎，老喀？

喀德鄰（過了一會兒，才能够說話。）我盡我的力去做呵，老總。

克萊登（仍然是糊裏糊塗的。）這就對了。（他恢復他的態度，招呼她們都坐下。厄涅斯特高高興興的走進來，一見了克萊登，忽然就沒有勁兒，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來，不知道這邊有一回什麼事。）

克萊登（審查他。）厄涅斯特（厄涅斯特站起來。）你對於衣冠容貌，漸漸的有點疏忽了，厄涅斯特；我有點不滿意。

厄涅斯特（很恭敬的。）是的。（厄涅斯特又坐下了。阿爹同特勒赫來了。）

克萊登 阿爹，我要和你講話。

羅安謨伯爵（落了膽。）是不是因為我忘了去掃隄呵？

克萊登（鼓勵着。）不是，不是。（他傾一些酒到一個杯子裏。）同你喝一杯酒，阿爹。

羅安謨伯爵（趕快。）祝你的健康，老總。

（他剛要喝，但是老總止住他。）

克萊登 還要祝她的健康呵。阿爹，蒙這位小姐不棄，允許了做我的妻子。

羅安謨伯爵（驚異） 婆利呵！

克萊登（有一點心緒煩亂） 本來我應當先請你的允許才對。我很抱歉——但是這

都是「自然」呵；我可以有得你允許的希望麼？

羅安謨伯爵 你還講可以麼，老總（高興之至）自然呵！婆利！

（他很得意的把手繞着她。）

特勒赫 我們大家都誠心誠意的恭喜你，老總。

厄涅斯特 祝你們兩位同偕到老，先生。

（大家都誠心誠意的握手。）

特勒赫 在什麼時候舉行呢，老總？

克萊登（轉身和馬利小姐商量一下，她對着他耳朵邊細聲說了一句） 新娘子的裙

子，什麼時候預備好了，什麼時候就舉行（他的神氣很自由自便，一點也不能鼓勵得

別人歡樂起來。但是他知道他應當要尊重自己的地位，大家才有體統，他要是在這裏，一定是阻礙他們的快樂的。諸位，我很感謝諸位的盛意，我感謝大家。現在，也許諸位巴不得我走開一下子，讓諸位自由一點。諸位開懷吧！今天晚上可以唱歌，跳跳舞。婆利，我到客堂裏去喝咖啡——你明白的。（他高興而且莊重的退出去了，兩個女孩子馬上冲到馬利小姐身邊去。）

馬利小姐 啊啊！父親，她們捏死我了。

羅安謨伯爵（保護着她。） 阿加塔，喀德隣，以後再不准捏你的姐姐。反過來說，以後她要是高興的話，她要捏你們多少，就可以捏多少了。

（同時半調兒在那兒輕輕的哭，這兩個入，便把她當攻擊馬利小姐的武器。）

喀德隣 可憐的半調兒，他們真不害羞。

阿加塔 從前他差不多都答應了你呵。

半調兒（很忠實的轉身對着她們。） 沒有，他從來沒有答應過我。他一向都是很自重。

的，實在是我太粗鄙了，你們不能說他的壞話。

厄涅斯特（對着羅安謨伯爵說。）這樣一來，你到可以佔許多便宜了，阿爹呵。

羅安謨伯爵 我也正是這樣想咧。

厄涅斯特（沉思着。）我敢說：現在該要我去掃隄了。

羅安謨伯爵（無心的。）我也是這樣說咧。（他的老當益壯的心高興極了，他又要說）他是一只小雞了，他拿起手風琴奏起樂來。）

特勒赫（誠心的。）這真是對勁極了。

（他把手抱着喀德鄰，一會兒功夫，大家都應着阿爹的音樂跳起舞來了，島上面的人，從來都沒有這樣快樂的。克萊登穿着從先講的那件龍袍，走了回來，馬上使得大家停止了。他外貌從來都沒有這樣威嚴的，心裏也從來沒有覺得這樣威嚴的。他這種稱孤道寡的生活，快要完了，我們不必去怪他。）

克萊登（看見他們要停住，很和氣的說。）

不要停，不要停；我看諸位都高興，實在很快樂，不要停罷。

特勒赫 我們不願意當你的面，老總。

克萊登（他最後的命令。）我願意呵。

（大家又快樂起來了，而且克萊登也馬上加入跳舞。他們大家正在興味極濃的時候，忽然停住了，好像變成了石頭似的。他們聽見了一聲炮響。馬上他們又活潑了。厄涅斯特跳到窗戶邊去。）

特勒赫（破着嗓子說。）這是輪船上放的炮。（他們大家望着克萊登，看看是不是；就是到了這種時候，他們還是要請教於克萊登的。）老總，怎麼樣？

克萊登 是的。

（馬上大家都跑出去了，只剩了馬利小姐和羅安謨伯爵兩個人。）

馬利小姐（看見她的父親漠不關心。）父親，你聽見了的。

羅安謨伯爵（若無其事。）是的，我的孩子呵。

馬利小姐（看見他這種不自然的鎮靜，她非常的驚訝。）但是這是輪船上放的炮呵。

羅安謨伯爵（現在變了一個老年人的樣子，並且有點發抖。）是的——放一炮——我常常聽見的。這不過是做夢罷了，你知道的；我們爲什麼不接上跳舞呢？

（她拿着他兩隻冰冷的手。）

馬利小姐 父親，難道你還沒有看見，他們都跑到海邊上去了嗎？來罷。

羅安謨伯爵 跑到海邊上去；是的，纔是那樣的——我常常夢見的。

馬利小姐 來罷，父親，來罷。

羅安謨伯爵 不過是做夢罷，我的可憐的孩子。

（克萊登回來了，他臉色蒼白，但是很鎮定。）

克萊登 我們可以瞧見離岸一哩以內有燈光——一隻大船。

羅安謨伯爵 一隻船——總是一隻船的。

馬利小姐 父親，這不是做夢呵。

羅安謨伯爵（膽小的望着克萊登）這是做夢呵，是不是的？這裏並沒有船呵？

克萊登（用手摸着他安慰他）你是醒的，阿爹，這裏真有一隻船。

羅安謨伯爵（抓住他）你不是騙我吧？

克萊登 這是真的。

羅安謨伯爵（昏了）真的嗎？——一隻船——畢竟來了！

（他很可憐的樣子跟着大家去了。）

克萊登（安靜的說）在大輪船和我們的島之間，有一隻小船；一定是由大輪船上划過岸上來弄水的。

馬利小姐 在划上岸來嗎？

克萊登 不是的，剛才放炮一定是催牠回去的，現在正在回去咧，他們聽不見我們叫的
聲音。

馬利小姐（按着她的腦蓋）正在回去咧，差這麼一點，——差這麼一點兒，（差不多

是對她自己一個人說。我想那隻船還是回去了的好。

克萊登（欣然）不要愁，我會把牠弄轉來。（他向着裝了電器機械的桌子邊走過去。）

馬利小姐（攔在他和桌子之間，守住着）你要做什麼？

克萊登要放火號招呼船上的人。

馬利小姐不要吧！（她向着他）這麼一來，難道你不知道就會怎麼樣嗎？

克萊登（堅定）這麼一來，就會使得我們島上的生活，自然而然的收場了。

馬利小姐（破着嗓子）老總，讓那隻船去牠的罷。

克萊登這位老人家，——你看見了這件事和他的利害關係呵。

馬利小姐但是我實在害怕呵。

克萊登（很崇拜她）親愛的婆利。

馬利小姐老總，讓那隻船去牠的罷。

克萊登（她拖住他，但是他就是自己的生死，也不會顧及的，把她擺脫了。）應該要讓

比爾克萊登做主呵。

（他拉了棍子，馬上看見窗戶外面火號燒得通紅，於是歇了很久很久，後來聽見歡呼的聲音，頭一個便是厄涅斯特走了進來。）

厄涅斯特 婆利呵，老總呵，那隻船轉身回來了，他們是英國人，他們都上來了！我們這才算是有救了，告訴你說罷，有了救咧！

馬利小姐（悽然） 這算得什麼，也值得大呼小叫的麼？

厄涅斯特（兩眼瞪着發呆） 呃？

馬利小姐 我們在這島上，難道還不快活嗎？

厄涅斯特 快活嗎？天啦，自然快活。

馬利小姐（抓住他的袖子） 厄涅斯特，我們永遠不能夠忘記老總對我們的好處。

厄涅斯特（堅決的） 忘記嗎？忘記了的人都是一個自私自利的壞蛋，都是一個——

但是我說，現在可有點不同了。

馬利小姐（趕快）沒有，沒有一點不同的。

厄涅斯特（心志搖搖）大不相同了！

（別人都進來了，有的快活得哭起來，有的笑聲喧天。窗戶外面，有穿海軍制服的人向內窺看。羅安謨伯爵同一個海軍軍官走進來，時時刻刻和這個軍官握手。）

羅安謨伯爵 先生，這裏就是我們的小家庭，讓我來代表我們全體感謝你；多謝，多謝；多謝又多謝。

軍官 榮幸得很，伯爵，我們能够效勞於像羅安謨伯爵這樣的名流，真是榮幸極了。

羅安謨伯爵 今天真好，真爽快。我帶你看看別間房子來呵，寶寶來呵，克萊登。

（他並不是有意苛刻，他並不知道他說了這一句話，實在是他舊日的生活恢復過來了，他們都走了。除了馬利小姐一個人外都丟了克萊登走了。）

馬利小姐（伸出手給他）親愛的老總，我決不能丟掉你的。

（他對她搖搖頭，臉上現着苦笑，他讓他的袍子落到地下去，她不認爲這算是一個答

覆；又把手伸給他，然後才到了大擺脫的時候。他心中一使勁，便立而不直了；他便成了
一個卑躬曲節的僕人。他交起兩隻手好像要洗手似的。）

克萊登（這是他生平得意的話。） 我的小姐。

（她走了。現在除非我們理他，再沒有別人理他了。）

第四幕

又是一個島中

過了幾個月，我們又能在倫敦的伯爵邸中，看見羅安讓伯爵，真是榮幸得很。這還是第一幕的那間房子，不過佈置一新就是，牆上掛滿了島上帶來有趣的紀念品，如獸皮，做成模型的鳥皮，還有打獵的器具，下面號了「羅安讓伯爵所射」，「武爾

來厄涅斯特大人的畫角，」等等字樣。又有兩口大玻璃櫥，裏邊裝了許多破銅爛鐵的東西；很令人奇怪的，厄涅斯特第一次浸頭的水桶子也放在其中，不過沒有號明浸頭一事的字樣就是。

現在還沒有到換衣服去吃大餐的時候，伯爵大人躺在一把睡椅上面，偷偷縮縮趕着裁開一本新書的頁摺，還有他兩位小女兒和他的外甥，也在研究文學；這就是說：兩位小姐都在仔仔細細的，但是也是偷偷縮縮的，看着晚報，厄涅斯特欣然有得色的，卻也是偷偷縮縮的坐在一大堆報紙邊，若有人要看，他便查出送給人家去看。大家注意這段話裏邊用了許多「偷偷縮縮」的字樣，這便是表示他們不願意被他們的大爺瞧見了，要不是有這一點畏縮的地方，他們都是很快樂的。

阿加塔（很大的聲音讀着，字句間的高低音亂七八糟）「終結起來，我們十分誠意的恭賀武爾來厄涅斯特大人他所著的這本書，記載他自己和同伴在荒島上的飄流史，能夠和銅鼓一樣的激動人心。」

（所說的這本書，明明白是羅安謨伯爵手中拿的那一本。）

厄涅斯特（拿一張水紅色的報給她。）這裏又是一張。

喀德鄰（讀着。）「武爾來先生的大作，我們從頭至尾看起來，他真是一個適宜於飄流的理想人物，一個真正的英雄。」（瞪大着眼睛）厄涅斯特！

厄涅斯特（鎮靜的。）這是他們看了作這種想頭，你知道的，這裏又是一張。

阿加塔（讀着。）「同這一家飄流的兩個底下人，也常常的提到，並且武爾來先生在注腳底下，頌揚了那個大爺一句很榮耀的話。」

（有一個人很不安的拼命的咳嗽。）

羅安謨伯爵（他正在正文背後找「羅」字部的索引，看看有關於羅安謨伯爵的紀載沒有。）好極了，好極了，不過我同時也要說一句，全本書都是講你一個人。

厄涅斯特（慙慙。）因為我是著作本書的人——

羅安謨伯爵 當然，當然，不過，你總明白，因為我是這個團體中的貴族——（很尊嚴的）

樣子——)我想，厄涅斯特，你應該要把你冒險的記載，讓一兩件給我才好。

厄涅斯特 我說是你老人家教我們用兩根棍子擦出火來的呵。

羅安謨伯爵(高興) 真的嗎？真的嗎？這真是好得很。在那一頁上面？

(這個時候門開了，老當差的克萊登，帶了爵邸中所定的晚報進來了。厄涅斯特介紹給我們聽的報，已經積了一大堆在那兒。除了這個走進來打攪的人之外，大家都馬上覺得不安，等他走出去了，大家才咽一口氣放了心了。他們搶着看新送來的報紙。厄涅斯特看見一張，顯然大吃一驚，很發恨的把他拋到地下去。)

阿加塔(她的運氣更好一點，沒有碰着不合意的事) 父親，看八十一頁。武爾來先生說，「這是一隻最大最大的斑老虎。羅安謨伯爵真是危險得要死了。但是他一點也不畏縮。」

羅安謨伯爵(仔仔細細在他的書上尋) 八十一頁。

阿加塔 他老先生勇敢無倫，鎮定如恆，拉着弓，搭着箭。」

羅安謨伯爵 謝謝你，厄涅斯特；謝謝你，我的孩子。

阿加塔 「不幸他這一箭沒有射中。」

羅安謨伯爵 呃？

阿加塔 「但是真運氣，我聽見了他嚇得叫的聲音」——

羅安謨伯爵 我嚇得叫的聲音嗎？

阿加塔 「——我扯開大刀，跑了過去，一刀刺穿了那隻怪物的心。」

（羅安謨伯爵發了脾氣，用力把書一合，要不是克萊登走進來，到玻璃櫥邊去，他們一定要鬧一場把戲的，他們馬上都加意防範，伯爵大人尤其是機警過人。）

羅安謨伯爵 報上有什麼新聞麼，喀德鄰？

喀德鄰 沒有，父親，沒有什麼——一點什麼也沒有。

厄涅斯特（又和從前一樣，不禁脫口而出。）這一班報紙報紙是我們的嚮導，教訓我們應當做什麼事情，於是乎我們就不去做牠教訓的事情。

（克萊登先打開了玻璃櫥子，拿出水桶，厄涅斯特說完了他的諷刺話，回頭看看有人喝采沒有，卻看見了他提着水桶走出去，就窘起來了。在這一剎之間，他忘記了他並不是在島上，嘆了一口氣，預備跟着克萊登和水桶，到偏僻地方去浸頭。門關了，厄涅斯特才清醒過來。）

羅安謨伯爵（很不安的樣子） 我叫他把水桶拿了去的。

厄涅斯特 我打算——（他揩一揩腦蓋）——我要去換衣服了。

（他走了。）

喀德鄰 父親，克萊登在我們這裏，叫我們真不得了。這種生活，簡直是戰戰兢兢，如履薄

冰過日子。

羅安謨伯爵（悽然） 有他在這裏，我們就和坐在火山上一樣的不安呵。

阿加塔 你們太不懂好歹了！我敢說他所以在我們家裏不走，不過是——不過是幫助我們做面子吧。要是他馬上就走了，反容易招人家起疑心呵。

喀德鄰（把最不好的事，公然的說出來。）但是假使布洛克爾赫斯特伯爵夫人找着他，盤問他，怎麼辦呢？她是一個英國全國最可怕最多疑的老東西；而且克萊登簡直不肯撒一個謊的。

羅安謨伯爵 我的乖乖，這就是我方才說的火山呵（他顯然的有許多意見和他們說。）這都是馬利一個人的不是。昨天她還和我說，她寧可和布洛克爾赫斯特解除婚約，除非我把那件事先告訴他——你們知道要我告訴什麼事呵。

（大家都幻想着克萊登的影象。）

阿加塔 她發了瘋嗎？

羅安謨伯爵 她說這是應該有的誠實。

喀德鄰 父親，你把那件事告訴他了沒有？

羅安謨伯爵（沉重的說。）她以為我告訴了，但是我說不出口。今天晚上，她總可以知道我沒有說。

（他不知不覺的靠在島上帶來的手風琴上，也許新近他指給來賓看了，說這是他做給半調兒頑的東西。他一靠，手風琴便嗚叫起來，大家嚇了一跳。）

喀德鄰 這種聲音，好像一種不吉祥的兆頭。

羅安謨伯爵（報復的意） 我一定要把牠拿開；從前還響過兩次。

（馬利小姐進來了。他穿了晚上的盛服。自然她是預備要款步擺進來的，但是她忘記了，雖然穿了這種盛服，卻是和男人一樣，大步踏進來的。她自己覺得很不好意思。她再試走一次，走得很好，很得意。她對妹妹表示要和她爸爸講話，要她們出去。）

阿加塔 好罷，但是我們知道你是講什麼東西來罷，老喀呵。

（她們出走了。馬利小姐小心的如男子一般的坐下，然後自己又糾正了。她和父親講話，但是他在那裏發呆，她便吹着嘴唇使他注意。這樣一吹，弄得兩個人都很難受。）

馬利小姐 這是我應該呵！

羅安謨伯爵（沮喪着） 要是你想起從前的事——

馬利小姐（嘆氣） 我實在會記起，有多少事情令我忘不了的呵。

羅安謨伯爵（表同情） 是真有呵——（小聲音說）你知道麼，馬利呀，我常常私自藏起頭髮針來呵。

馬利小姐 我覺得一步一步的走上梯子，簡直走不來呵。

羅安謨伯爵 上星期四，我和六七個同黨的議員，在一塊兒吃酒，馬利呵，他們說話都非常的俏皮，所以我在那個時候，老是禁不住的想着，他們這班人的腦袋，不曉得有多少要叫他放到水裏去浸的。

馬利小姐 我也常常用他說的話，而且我的食量也大得了不得，父親，我往常總是在大餐之前，先吃一些點心。

羅安謨伯爵 要是說我的衣服罷——（很難受的扭着）我的寶寶，你不知道現在我覺得這些領子多麼難受呵。

馬利小姐 父親，領子總沒有這個一半難受——

(他愀然的望着她的裙子。)

羅安謨伯爵(趕快) 一點都不錯——一點都不錯。你今天晚上這麼早就穿好了衣服，馬利。

馬利小姐 哦，你這到提醒了我；我接到布洛克爾赫斯特一封信，他說他馬上就會趁他母親的先，到這裏來，因為——因為他要和我談一談，他並沒有說談什麼，但是我們自然是明白的。

(伯爵大人躊躇不安。)

(很感動的神氣) 你肯替我和他講明白了，我很感激你，父親。哦！我想得真可怕——(蒙着她的臉) 在那個時候，好像是合乎自然似的。

羅安謨伯爵(發急) 以後不准在我們家裏再說那兩個字，馬利。

馬利小姐 (鼓着勁) 父親，這兩年之中，布洛克爾赫斯特對我像這樣的忠實，假如我把我的——我的那樁非常不檢點的事情瞞着他，我自己都會過意不去。要若是布洛

克爾赫斯特沒有這樣好，那末，你就用不着把我那件奇怪秘密事告訴他了。

羅安謨伯爵（軟弱的）——婆利——我是說馬利——這都只怪克萊登，他——

馬利小姐（具有決心）——不是的，父親，不是的；卻也不好怪他呵。我現在沒有一直做下去的勇氣了；我從前怎麼會幹那種事，現在想想，都覺得莫名其妙。父親，難道你不是還聽見海浪的聲音嗎？難道你一閉着眼不是還看見海岸旁邊的浪嗎？

羅安謨伯爵——我現在漸漸的在忘記——（很小的聲音說）——但是從前真快活；那真是有點神祕的意味在裏邊。

馬利小姐——那簡直有一種魔力呵，父親，我硬是在天方過了許久，我曾經和黃昏時的星宿，作了一場霓裳羽衣舞呵，但是這都是過去了的事情，曇花一現，又恢復我自己的本來面目了。但是他却總是豪俠可敬的。假如我能够把從前的懶惰驕傲稍微改掉一點，那都是出於他所賜，我現在很多地方都在恢復舊時的狀態，但是我打定了主意，不要完完全全恢復從前的狀態——爲的是要紀念他，並且紀念他的鳥，就是這個緣故，所

以我要你告訴布洛克爾赫斯特，他可以和我退婚，隨他願意就是（很驕傲的樣子）
拉森比馬利是要自己做主的。

羅安謨伯爵 但是我親愛的——

（門役通報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來了。）

馬利小姐（含着意義的說） 父親，親愛的，難道你不應該要去換衣服嗎？

羅安謨伯爵（很不快活） 實實在在是——在我沒有去之先——我要告訴你——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羅安謨，要是你不見怪的話，我特別的要和馬利在飯前講一

句話。

羅安謨伯爵 但是——

馬利小姐 是了，父親。

（她引他走了，並且很勇敢的向着布洛克爾赫斯特，預備聽他不幸的事情。）

我預備好了，佐治。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他非常的不自在；她在理應該可以看得出來，他並不是想着她，

實在是想着他自己。）這件事情談起來很傷心——我想我能够不和你談才好，馬

利。

馬利小姐 請往下講罷。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要說平心靜氣的公道話，當然呵，我們總要想到，這裏邊過了兩年，你和我兩個人，彼此都不敢說還能够相見啊。

（這句話說得很和平，出乎她意料之外。）

馬利小姐（柔和着） 我簡直和世界隔絕了，佐治。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呻吟一聲。）同時我們也要說，這種事情是極端的，絕對的，不

可饒恕的——

馬利小姐（又恢復了她的驕氣。）呵！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所以我已經告訴了媽媽。

馬利小姐（鄙薄他） 你告訴了媽嗎？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當然呵，馬利，當然什麼事情我都告訴媽媽的。

馬利小姐（勾着她的嘴唇。） 那末，她說了一些什麼呢？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說老實話罷，媽媽對於這件事，不過笑着吓了兩聲。

馬利小姐（懷疑。）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笑着吓了兩聲！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她說：「這種事情，不過是留得我和馬利兩個人開開心笑笑罷了。」

馬利小姐（大怒。） 佐治，你的母親真是一個可恨可惡的老太婆。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馬利呵！

馬利小姐（轉過身去。） 在我是永遠要受痛苦的，她還要開心笑笑咧。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特別的謙卑。） 只要你肯讓我一個人受痛苦就行了，馬利呵。

馬利小姐（訝然。） 佐治，我覺得你真是一個好人——

(她很受感動，把兩隻手都伸給他，不幸他竟笑着敷衍。)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她長得真玲瓏美麗。

(她瞪着眼望着他，但是他一直往死路上走。)

啊，並沒有你長得好。我敢告訴你，這不過純粹是賣弄風情罷了；我寫了幾封信給她，但是我們已經把這些信弄回來了。那都是因為那隻船到卡力斯到得太晚了。你總瞧見的，她的眼睛生得那麼好，那麼大，真沒有法子。

馬利小姐(釘住他) 佐治，你今天和父親在俱樂部吃飯的時候——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我沒有，他打了電報給我說他不能來。

馬利小姐(嚇了一抖) 但是他寫了信給你？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沒有。

馬利小姐(她心裏別有心事) 以後你沒有見着他嗎？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沒有。

（她總算是幸而免了。他也可以免了嗎？簡直的不能免。她和一隻軍艦一樣的向他進攻。）

馬利小姐 佐治，這個女的是誰，是什麼東西？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戰慄着） 她本是——她還是——說出來真丟臉——一個

小姐的侍女。

馬利小姐（很驚訝的） 一個什麼呀？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一個小姐的侍女。一個沒有什麼的底下人。馬利（馬利小姐趕快轉過身，不讓他瞧見她的面孔。）我頭一次和她見面，就是在這間屋子裏面，你們正在請底下人喝茶；所以你瞧，這件事一大半只怪你父親。

馬利小姐（從頭到脚看他一次） 一個小姐的侍女嗎？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很卑賤的神氣） 她的名字就是斐雪。

馬利小姐 我的侍女！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伸開兩隻手）：你能够饒恕我嗎，馬利？

馬利小姐：唉呀，佐治呵，佐治呵！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媽媽要我一點都不告訴你；但是——

馬利小姐（由心裏說出來的）：你告訴了我，我真是高興極了。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你瞧，這裏邊並沒有什麼大了不得的事情。

馬利小姐（也許是在想一件別的事情）：沒有什麼，實實在在沒有什麼。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又要笑着敷衍敷衍）：她做得也很對的，她也十分的明白，是因

爲船到得太晚了，我猜想一個在上面的人，對於做底下人的女子，會有一種魔力——

馬利小姐：魔力是的是的，正是那個東西。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媽媽說：在這樣的環境裏邊，一個女子一時昏迷了，是不能怪她的。

馬利小姐（激動了）：佐治，要是我方才說了你母親的壞話，此刻我是很抱歉的，我敢

說她是一個頂好頂好親愛的老太太。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終久到了平安的地方）當然呵，在我們這一等的女子之中，他倒是很不和別人相同的。

馬利小姐（自慚形穢）當然呵。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你瞧，她自己是一個很規矩的女人，自然她以身作則，要替我找一個和她自己一樣的媳婦，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她對你的行爲，很妬嫉的注意着咧，馬利。

馬利小姐（趕快把事情想好）我明白的，我——我想，在你母親沒有來之前，我要和父親談一句話。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嚇壞了）談這件事嗎？

馬利小姐 哦，不是的；我不會把這件事告訴他，談點別的事。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你一定饒恕我呵，馬利。

馬利小姐（對着他微笑。）當然，當然，我——我敢說就是因為船到得實在太晚了，佐治。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誠心誠意的。）真是太晚了。

馬利小姐 就是我曉得了你不大規矩，我心裏反安了，親愛的。（她把兩隻手放在他的肩頭上。她有一刻工夫的追悔心。）佐治，我們結了婚之後，我們總不要完完全全一點事都不做纔好，是不是？我們總要設個法子，弄得有點小用纔好，親愛的。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這個笨蛋。）身分總要緊。

馬利小姐（說這句話，是受了一個更好一點的男人的影響。）拉森比馬利決定了要做主的，佐治。

（也許她自己還對自己加了一句：「除掉這一次爲例外呵。」這一段兩個情人的事，就以接一個吻爲終結；馬利小姐走了之後，不多久，門役通報布洛克爾赫斯特伯爵夫人來了。她是一位很厲害的老太太。）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一個人在這兒嗎，佐治？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媽媽，我全告訴她了；她到很大方的。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她並不像兒子一樣的擔心） 傻孩子，（她目空一切的把他們從島上帶來的紀念品望一望。）原來這些東西就是他們帶來的奇貨呵，我猜想她是跑開了擦擦她的眼淚去了？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覺得他的情人很可驕人） 她並沒有哭，媽媽。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沒有哭嗎？（她想一想。）你說的一點也不錯，就是我也會哭的，冰冷冰冷的，就是那種神氣。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他並不常常和她爭執的） 我敢告訴你，媽媽，她一點也不是那種神氣，她馬上就饒恕我了。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把她的眼睛拼命的瞪得頂大） 哦！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她非常的好，說是那隻船到得太晚了；還有呢，她說她知道我不大規矩，她心裏反安了。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釘住） 她說了這句話？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她是說了。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我覺得，在我，是一定不會說的，讓我想想，假如是我說了這句話，那是因為什麼緣故纔會說呢？（起疑心）佐治，馬利是不是和我們理想中一樣，規規矩矩呢？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想不到的樣子） 要是她不規矩的話，媽媽，你總知道的。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不要多講，孩子，我們的確不知道，他們在島上辦了一些什麼事？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你今天早晨到是看了一早晨的書呵。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我怎麼能夠斷定這本書裏面講的事，都是真的呢？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他們都說是真的似的。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我怎麼知道不是他們撒謊呢？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他們爲什麼要撒謊呢？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他們爲什麼不撒謊呢？（她再想一想）假如要是在一個島上飄流，回來了之後，我想我一定會撒謊的。他們沒有底下人在一塊兒飄流嗎？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克萊登，那個大爺。

（他看見她按鈴，大驚。）

怎麼啦？媽媽，你不是去——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是的，我就是咧。（含着用意）佐治，留神我問克萊登的時候，他是不是先說一句「實實在在的。」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怎麼呢？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因爲普通撒謊，總是先說這句話的。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同時克萊登推開門走進來） 媽媽，在別人家裏邊，你不能做

這種事呵。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冷然，對着克萊登說） 方纔是我按的鈴。（拿起眼鏡子打量

他一番，原來你也是一個在那兒飄流的人嗎，克萊登？

克萊登 是的，夫人。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武爾來先生著的那本書，講你們這次飄流的事，說得真有味呵。

（克萊登鞠躬。）你以為怎麼樣？

克萊登 我沒有看見過那本書，夫人。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他們不送一本給你，真奇怪咧。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想必克萊登不認識字吧。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我想起來了，克萊登，你們在島上，也有書看看沒有？

克萊登 我有一本，夫人，——亨里的詩集。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沒有聽過這個人的名字。

（克萊登又鞠躬。）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她也沒有聽過這個人的名字。）我想在島上飄流的底下人，

不只你一個人吧？

克萊登 還有一個年輕的姑娘，夫人。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我要看看她。（克萊登鞠躬，但是還不走。）把她帶上來。

（他走了。）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幾乎要和他的母親對抗。）這件事體，鬧出來不好聽呵。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表明她的地位。）我是母親呵。

（喀德鄰和阿加塔穿得渾身美麗奪目，走了進來，撞見了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沒有別人在旁邊幫助她們嚇得暗中打抖。）

（她向她們寒暄，她們都有點害怕。）你好呀，喀德鄰——阿加塔？我想你們在島上，總不能穿得這個樣子吧！再說，那個時候，你們穿得怎麼樣呢？

（她們以為她們預備好了，可以對付對付，但是——）

阿加塔 沒有——沒有這麼好，當然呵，但是總和這種意思差不多。

(特勒赫走了進來，她們纔沒有了事；他穿的是牧師的制服。)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你好呀，特勒赫先生？書上並沒有談到多少關於你的事情，很出乎我意料之外。

特勒赫(很謙遜的) 我在島上，本來沒有做多少事情，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你是什麼意思？

(他把他誠實的肩頭聳一聳。)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我聽說你弄着了一個事體，特勒赫，恭喜，恭喜。

特勒赫 謝謝。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那個事體還不錯嗎？

特勒赫 也就是那麼樣罷，頑卻沒有什麼好頑，不過位置還不錯。

(厄涅斯特走了進來，大家纔安了心，他馬上察看一下情形，當然的，他知道無論什麼老太婆，他都可以對付得下去。)

厄涅斯特（安然無事的）你好，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我們呱呱叫的著作家來了！

厄涅斯特（不知道是譏笑他）哦，我還不知道咧。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那本書真有趣味，武爾來先生簡直和一本臆造的小說一樣的。

厄涅斯特（忽然覺得很不安）謝謝，多謝得很。（恢復原狀）實實在在的是——

（他看見布洛克爾赫斯特兩母子彼此含着意思的作眉語，覺得莫明其妙。）

喀德隣（解他的圍）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特勒赫先生和我——我們訂了婚。

阿加塔 並且厄涅斯特和我也訂了。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作貓笑）我知道了，親愛的；你們覺得在荒島上，大家合成一

家的好。

（羅安謨、伯爵和馬利小姐，在樓上私地談了一席話，覺得很快樂而且很妥當了，這時候走了進來，實實在在有點尷尬。）

羅安謨伯爵（伸兩只手給他的貴客） 阿哈哈，哈哈！出落得比這些孩子們還要年輕一些，厄蜜力。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你真會奉承人呵，（對着馬利小姐說）你好像很開心似的，馬利。
馬利小姐（很高興） 我很開心。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瞧着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示意） 剛纔——

馬利小姐 我——我說實實在在的是——

（伯爵夫人又和她兒子彼此望一望，弄得她說不出話了。）

羅安謨伯爵（很滑稽的神氣） 她聽見了結婚的鐘聲呵，厄蜜力，哈哈！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冷然） 你聽見麼，馬利？我不敢說我聽見；但是我的耳朵不大方便。

馬利小姐（馬上就可以敵得她過） 假如是你聽不見，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我一定也是聽不見的。

羅安謨伯爵（嚇得發抖） 得了得了，你瞧見我們從島上帶來的玩意兒，厄蜜力！我很願意你去仔細審查一下咧。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多謝，亨利，你要我仔細審查，那好極了，因為我剛纔不揣冒昧的叫了兩個玩意兒上樓來咧。

（大家很不安的肅靜了，等到克萊登和半調兒走進來，仍然是肅靜的。克萊登面容鎮定，看不透他的心事，但是半調兒卻嚇得不敢上前。）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毅然說） 羅安謨，這件事體，我不在內的。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不爲所動） 吓，我又做了多大不了的事嗎？你總是要我和底下人談談話的，亨利，我這也不過是想問問，你那種平等的見解，在島上到底應用了沒有；我覺得那是一個頂好的機會，但是武爾來先生，關於這件事，一個字也沒有提。

（全臺上的眼睛，一齊都向着厄涅斯特。）

厄涅斯特（很靠得住的神氣） 實實在在的——

(這句要命的話，又出來了。)

羅安謨伯爵(自己也莫明其妙，不曉得要告訴她什麼東西。) 我告訴你，厄蜜力——

馬利小姐(冷如冰霜。) 父親，我也是在島上飄流的一分子，在島上的事情，我覺得沒有不能夠告訴人的，並且我希望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所問的話，准其讓克萊登回答。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當然呵，本來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我們大家都是幾個家族在一塊談談罷了。(對着克萊登說)好罷，你要說老實話呵，人哪。

克萊登(平靜的。) 好呵，夫人。

(這一班心裏不能明瞭克萊登的人，都落了膽。)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很機警的樣子。)

好吧，你們在島上一律都平等麼？

克萊登 不呵，夫人，我想，我可以說：在島上並沒有什麼平等，和任何別的地方是一樣的。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階級體統，都保存了嗎？

克萊登 和在家裏一樣的有體統，夫人。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底下人呢？

克萊登 底下人都得規規矩矩的。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好極了，這是怎麼辦的？（得着了一個新靈悟。）你這個女孩子

告訴我吧。

（還有比這個更危險的時候嗎？）

半調兒（嚇壞了。）請你不要見怪，夫人，這都是老總一個人辦出來的。

（他們這一下都覺得完了，算了罷。羅安謨伯爵縮在椅子後面看不見的地方去了。）

克萊登 這是僕役間不堪入耳的俗話，夫人，普通總是稱主人做老總的。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我明白了。（她轉身向着羅安謨伯爵。）你——

羅安謨伯爵（伸了出來。）是的，我也知道那就是他們叫我的名字。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對着克萊登。）你不和他們一家在一塊兒吃飯嗎？

克萊登 不，夫人，我一個人吃。

（這就算妥當嗎？）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咳，可歎呵。） 你這個女孩子也是一樣的嗎？你和克萊登在一

塊兒吃嗎？

半調兒（嚇煞了。） 不呵，伯爵夫人。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釘住她不放鬆。） 你同誰吃呢？

半調兒 我吃我的一點兒東西是和——和阿爹和婆利他們在一塊兒。

（往事不堪回首）

厄涅斯特（趕快補救。） 親愛的老阿爹——他是我們的猴兒，你還記得我們那隻猴

兒嗎，阿加塔？

阿加塔 記得很清楚的那只親愛的老東西多麼好玩呵！

喀德鄰（像這樣的壯了一點膽。） 你說婆利算不算得一隻頂好的小鸚鵡呢，馬利？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呀！我明白了；這都是你們養的動物呀？

羅安謨伯爵（使勁的） 一點都不錯——一點都不錯。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從前在這兒每個月開一次請底下人的茶會——

克萊登 這種事情在島上也好像很不自然的，夫人，所以老總就不讓他再辦下去了。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這是一個好明證，羅安謨，那種事情在這裏也是不應當的。

羅安謨伯爵（瞧見了一個轉彎的機會） 我也老老實實承認的，我不讓他們開茶會了。厄蜜力，照着島上經驗的結果看起來，我想我快要加入保皇黨去了。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我聽見你說這句話真是高興。

羅安謨伯爵（伸出手） 謝謝你，克萊登，謝謝你；這就行了。

（他招呼他們兩個人出走，但是現在還沒有到他們出去的時候。）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等一等（他們大家都哼了一聲，卻又不敢哼出聲音來）克萊登，年青的人總是年青的人，就是在一個荒島上也是一樣的；現在，我猜想在島上總發

生了多少——多少什麼呢，我們就說是感情衝動好不好呢——總發生了多少感情衝動的事情吧？

克萊登 是的，夫人，發生了。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不好意思。） 媽媽！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不理他。） 那一位先生呢？你這個女孩子告訴我。

半調兒（莫明其妙。） 請你不要見怪，夫人——

厄涅斯特（趕快。） 實實在在的是——

（他又是和先前一樣的，被他們弄得說不出話來的，大概他自己對自己罵一聲「該死」，但是他這麼一來，卻把這種危險的地位救住了。）

半調兒（喘着氣。） 就是他——厄涅斯特先生，夫人。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好像一個審案的律師。） 和那一位小姐？

阿加塔 我已經告訴了你，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厄涅斯特和我——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是的，那是現在的事；但是你們在島上有了兩年呵。（望着馬利）

小姐說）是這位小姐麼？

半調兒 不是的，夫人。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 那我就不管是別的什麼人了。（半調兒期艾艾的自言自語）好了，我想這就行了。

布洛克爾赫斯特勳爵 行了！我怕你自己都有點兒不好意思，媽媽。（他對着在出去的克萊登說）你真是一個好人，克萊登；我們結了婚之後，你要是想換一家做做，就我們家裏來吧。

馬利小姐（惟有這一次把持不住）哦，不行，萬萬不行。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馬上起了疑心）爲什麼萬萬不行呢？（馬利小姐不能夠回答，也許是驕傲成性，不肯回答咧）你明白爲什麼萬萬不行麼，人呵？

（他現在可以報復這個無價值的馬利，你們疑他的心麼？）

克萊登 是的，夫人，我忘記了告訴你，大人，只要大人安下了，我就想要告假。

（大家都如釋重負，只有可憐的半調兒不同。）

特勒赫（只有他一個人好奇） 你去做什麼呢，克萊登？

（克萊登聳一聳他的肩頭；也許他的意思是說「天曉得。」）

克萊登 我可以去了吧，大人？

（他很鎮定的去了，半調兒也同他去了。他們大家這纔都透着氣；暴風雨總算過了。

布洛克爾赫斯特夫人（弄得人家討厭她，她卻悠然自得。） 我太不成話了，是不是呢？

但是一個老太婆要不是常常去囉唆囉唆，那末，做老太婆的，又有什麼意思呢？那也就

真討厭呵，你們馬上就可以結婚了，馬利，再說——想想看，這樣一來，你豈不是也有和

我囉唆囉唆的機會嗎？要是那個樣子，親愛的，你想我們豈不是應當要——？

（她們兩個人冰冷冰冷的嘴唇接觸了一下。）

羅安謨伯爵（糊糊塗塗的。） 一點都不錯——一點都不錯。

（克萊登進來招呼大餐開好了，他們大家魚貫而出，馬利小姐留在後面遲出去一會兒，並且情不自禁的把她一隻手伸出來。）

馬利小姐 我祝你幸福無量啊。

克萊登（自始至終，真是一個令人不可解的人。）我也一樣的祝你呵，小姐。

馬利小姐 你瞧我不起麼，克萊登（這個生平不肯撒謊的人不回答。）我們這些人之中，要算你最好。

克萊登 在一個島上的話，小姐，也許說得上；但是在英國呢，那就說不上了。

馬利小姐 那末，豈不是英國有點兒毛病嗎？

克萊登 小姐，就是從你口裏說的，我也不敢聽你說英國的壞話。

馬利小姐 告訴我吧：你的壯氣還沒有消麼？

克萊登 沒有，小姐。

（她去了，他把電燈息了。）

（完）